



^ 16
2798
5



16
2798
5

黃漳浦集卷七

擬黔中事宜狀

擬黔中事宜狀

洪思曰子為庶常時所作也僖宗元年蘭州奢崇明亂陷遵義明年遂犯成都時水西安邦彥又叛黔中土酋也陷龍里圍貴陽明年正月黔軍大破之圍解追之敗歸三月蜀師復遵義奢乃歸巢蜀議三道出師黔方為破安之舉子在館中乃擬黔督略陳其狀叵奢敗奔水西就安奢安以勢窮遂合一窺遵義一窺永寧而黔急事愈

右臣觀西南數道黔倚於蜀蜀寇不殄則黔賊鳴張故議兵議餉不難於通貴陽之戍而難於出蘭州之師叛賊之誅蘭先於水蘭州朝破則水西夕降故議撫議征不急於搗邦彥之巢而急於懸奢寅之首洪思曰寅蘭賊也謀略既定則滇粵之師可以不出而八番之屏可以俱立矣臣既在黔則宜言黔然其要害不在

黃漳浦集卷七 狀

昭和十九年
十月二十日 購求

於黔猶之腓腫脈發於胃日砭其股雖使血盡筋絕無已於躡
臣今欲不言黔而黔患自息恐當道者謂以全黔之患歸於楚
蜀然以黔治黔則楚蜀之患并於全黔全黔之患連於滇粵爲
楚蜀者兩櫻其腕患益無已臣試略言其狀臣觀奢寅狡獪踰
於邦彥邦彥動息皆倣奢寅自東疆有事謀及婦人諸酋驚然
恣其雄心以爲中國將土溺灰可化及至成都不下體解志衰
洪思曰藺賊壬戌圍成都已乃敗走東望關門遠氛未及慮黔楚之師一出遵義
迫其巢穴於是激發安賊躡於黔中而彼乘間得取遵義以爲
黔中騷動則滇粵生心遵義不歸則楚蜀勢絕故夫動滇粵之
兵分楚蜀之力以觀鬪於水西營窟於故播此數者奢賊之所
喜心而二酋之所併力也臣觀今日川南三路未有師期遵義
雖復而兵力未重三十萬金賞募之資未可遽至而議者欲統

大兵進問水西索邦彥於安氏臣恐奢寅未誅邦彥之首必不
可得邦彥之首不可得而猥迫水西戰算不多撫路雙絕臣度
其中有五患焉安氏擁眾號四十八萬實其能戰者亦六七萬
人黔中額兵不上四萬荆棘瘡痍俱爲蟻蝥雖復召募思石銅
沅及諸種部不過四五萬人巡徼未餘角鬪不足一也卽發三
十萬金益募諸姓得十萬人頓於深阻一年之食芻藁轉輸費
三百萬十日不繼瑕豐滋生二也又水西一面徑狹節短遵義
空虛扼背無力萬人之隊繩行蟻列扼十數節勢如羊矢穴中
鬪鼠強弱未知而入室援戈王客已見三也又方注力於安必
漏網於藺蜀師不下而楚黔獨搏芒部或起則四方之力分於
三區潯南行業作淑南諸夷終不可制四也潯南不靖則奢賊益張
奢賊益張則邦彥之形愈固社輝母子洪思曰奢社輝藺賊也雖更數年

猶以鼻息仰於邦彥內豐不作外禦益堅五也臣觀二賊縱橫
以來如一健卒飽氣跳梁不出半日昏廢且臥奢寅之勢欲取
成都而有所不能邦彥之力欲取貴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
則其力絀有所不敢則其情見力絀者可以勢破情見者可以
計取臣之愚識欲令貴陽之甲悉按不動霑益泗城之師已召
募者且集兩界以拒瓦砧普安之道思石銅沅之卒集平越者
勿過水東敕諸將士有過陸廣趣利者鉏其左足當寧但貴川
南之師旦暮畢會用二十萬金募卒三萬為半歲之食劄於遵
義臣但堅壁坐貴陽不出百日邦彥之首可掉而致也凡臣熟
計楚蜀相通滇粵不動而黔中功成可指日數者大約有四曰
一迫水西一也先撫洪邊二也大屯遵義三也蜀南之師并出
一路四也水西之害則臣固詳言之矣洪邊之不可不撫者不

撫洪邊則宋氏勢絕宋氏勢絕則水外諸酋相顧無自新之路
往者宋氏有阿買之亂洪邊圍窮安疆臣實王之至煩督臣數

四諭師僅一解圍大掠而去是安氏之無德於宋也今安樂驚

虐使其眾我師既劔於鴨池潰於陸廣洪思曰黔撫王三善追

師使張孝出鴨池劉超出陸廣乘勝入險我師以驕復敗無劄於安而取償於宋既殲其首

惡又窮其支黨臣度宋氏進退兩窮不能自拔昔趙宋讎殺鬼

章卒使阿里骨與溫奚心合為邊患又奪橫山唘斯囉之地卒

使西夏縱橫不復可制今洪邊即無鬼章橫山之強然與安氏

並職罪貫未盈而誅夷已極水外水東十數長官盼盼相望儻

令軍士若得宋氏不復窮誅示讎布恩解縱而去則安氏諸部

內必攜心大則有相構贖罪之謀小亦有偵告聲息之用失此
不圖則社糴母子必以株及為嫌威西諸酋無復倒戈之意故

洪邊之宜撫者一也遵義之不可不屯者不屯遵義則播州故蹟復爲二曾往者楊酋據有播州上制蘭中下通水外矯虔自命亦三百年當二酋發難之始不取播州而先犯省會故其後虛遠出必復當我師救蜀之初不出遵義而先下納谿故其前實巢穴不動昔漢董憲方圍蘭陵蓋延救之光武敕延先往擣剡則蘭陵自解延以蘭陵方急先救蘭陵然後攻剡遂使剡不可攻而蘭陵亦陷嚮當川南方煽蘭穴久虛思石之師若得萬人北渡沙溪奢巢可覆即使奢巢不覆而蘭水未通安氏之寇肩背方寒必不敢離水西虔我城郭失此不圖遂使桀毒徧於川南析骸蔽於黔野補牢求艾爲之非遲故遵義之宜屯者三也洪邊已撫遵義已屯則水西之寇必不北援落溝南窺陸廣綦瀘長寧三道之師可不悉發但以疑卒數十解其全力度一

便道數萬之眾鼓行而前臣度奢氏任戰之賊不過二萬分塞守險已移其半卽結叅部九姓之助不過西斷長寧不得東過納溪使其精銳居前則遺禽在後使其精銳在後則開道易前臣度川南之師下於永寧遵義勁卒走二百里日半可至首尾並擊則腰脅俱絕矣往者征播之役水蘭未叛諸將又挾平倭之威八路雲驅合眾二十二萬然而數道競先肘足不及挫銳損鋒輒以萬計遠則韓李逃於居延近則劉杜喪於開鐵皆以要害未得眾舉無力今使川南獨擇一道聲大而實專彼散而我合將無顧待之疑卒無抄截之患水西之援若出烏江則平越之屯可繼遵義援多則水西必虛援少則水蘭易絕進有可乘之虛動有易絕之道使安氏坐爲翳蟬奢酋退爲窮鼠不出旬日奢巢已覆則安氏自縛矣故蜀南之師可出一道者四也

凡此三者其勢皆發於川南而其謀皆持於黔北川南勢重利於力攻似難而實易黔北勢輕利於謀勝似易而實難凡遇弱敵攻其難者則其易自破遇強敵翦其易者則其難自解今奢酋雖橫而跳梁之餘昏頓已極安勢雖斂而盤固已深苞孽難破誠使蘭州不破而先掃水西則由前五患朝夕自見即使北擊蘭州南攻安氏楚蜀粵滇互分其敵萬一邊費多方天下物力坐此盡矣臣觀自古羌戎之叛前漢出師率二十餘萬一年用錢四十萬萬計當今四百萬金一人之費歲二十金然卒不效後漢以來皇甫規段熲之流出師不過萬餘所費用錢歲十八億當今百八十萬金人費百金然卒使諸羌破滅動有誅降以十數萬計固知兵精則賞多賞薄則兵脆今歲無十金之士而動有百萬之役不復籌度夏害而四面用師使其戰後不可

再戰撫後不可再撫情勢已窮敵常為王戎常為客雖發數百萬金屯二十萬眾不叢為鬼蜮則散為鳥獸頻年間黔終無首尾如臣之說貴陽之師且按不動得三萬金為一萬人一歲之食楚蜀兩道出遵義潯南者或二三萬或四五萬大約百萬為十萬人數月之費臣計半年而奢賊授首奢賊授首而邦彥之頸不斷於諸酋之刃必繫於社輝之袴矣今夏入秋太白出高在於日南王兵者利又方東疆稍靜左顧不驚舉天下之力扼一叛兒不患不殪使安氏勢窮求撫不得邦彥已獻威西已復然後加以恩信存其千年之祀徐理八番修戰禦之防崇禮樂之化舉桐梓綏懷數縣畀一重臣屯數萬之師以西抗烏蒙南衡安氏可保數十年反側坐靖也失今不圖臣恐異時邊疆有事力不四及敝屣一方棄之如遺貴竹昆明數千年文物之鄉

將爲異域與安南同禍卽使鐘鼓多靈鴟鵂改音以我委蛇承其強忍擴函蓋之恩包山澤之穢而一旦患生茫無足賴環迫城下則捨地而號圍抄掠途中則易子而當餉幸而賊避數舍則眾賀破竹之功饒入軍門則士揚雨粟之烈是以偉績止於解圍奇謀極於轉餽如今日者亦異時之窮害後世之殊羞也臣不勝竭慮謹具略如左

乞言自序狀

曾祖諱宗德其先從莆陽徙居銅海再世矣諸從兄弟皆繁富自豪公獨澹然縵袍不恥常謂諸昆曰吾遺安公子也先人貽女以佚獨貽我以安吾安能與若輩爭裘馬之路乎常面折人之過人亦不憾稱之曰東門慙公云
曾祖母林氏敦樸不著

祖諱世懋自慙公沒家益貧又不治產僅餘百金一夜被盜取去或請公究問公怡然曰吾命當貧卽操千金墜海中寧當問之水濱吾命不貧彼當自來卒食貧鬱鬱四十而沒子四先君其三子也

祖妣翁氏壽八十三攜四子哺血瘁羽者四十三年愁歎之聲不出於戶宗族私謚曰勤勤

父諱季字嘉卿以字行家旣貧從外祖受學研精於性理書與朱子綱目善肇窠大書世宗初年倭寇沸亂伯父早卒仲父又遠出季父尙穉在襁中父年方十八當事勒軍衛治兵編戶三丁取一卽良家子無免者父當行抱祖母哭哀動左右乃免以大戶督造戰艦從族人造艦猝值卒叛脅公與俱公拔劍斫兩卒跳身去事稍平部帥苦無功微聞公事夜半從公謀壽以百

金公笑曰丈夫不斬樓蘭郅支乃欲以殺兩叛奴自賣也不顧而去帥固從之謀公笑曰兩級前擲在於壞舟之下卿自取之以是得黃季布之譽歸頗喜任俠時訓練族人以田疇逢萌自命神宗初年天下昇平乃焚所為鈐韜書抑事儒生鄉里及族人
有爭競十數年不解者公出一言剖之立已卽不已郡縣檄下終得公言乃平公雖近俠獨不喜人陸博見擣蒲者必碎其局鄉里兒恆遠避公周爲兒時常閱曹子建詩手自丹乙公見之叱曰子建輕薄出語蹶張奈何效之比稍稍爲詩公益不喜一日周出公盡焚架上所部書陳諸性理書與朱子綱目周歸見惄然感泣也家久貧篋中書漶漫不可讀公自入郡買性理書與朱子綱目裝畢使兩人舁籃輦上行公執蓋隨其後安頓道傍必端整侍立或怪問之公曰此聖賢精神天下性命所繫

比歸乃擇日爲周開讀周今碌碌已六十年距公沒時已三十六載卒不能得其一言一字之用遺負宏多豈不悲哉熹宗壬戌散館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

母陳氏外祖後山陳公五世爲諸生雖貧不徙業母通四書及諸小部史顧不喜爲庸兒誦說惟教諸鄰舍女子紵績母行常十數女子從之偶壺師每見兒曹嬾不讀書輒廢食歎曰生旣不作聖賢已是恨事何況廢學時聞議廢聖像母爲哀慟縞素三日諸舅以爲異母云吾累世喫夫子飯不覺情痛非爲異也晚年家益貧謀入山就伯兄躬耕諸鄰女老媪穉婦子攀號者累日或送至數十里乃反甲子從周往京師旣膺封羸數金欲爲外祖祠母堅卻之曰內氏未立廟豈得遽問外家平生未嘗妄受人一錢先君青原公常爲人解紛歲暮矣饋羊一牽母遣

人還之夜繫其門而去常云女子不紡績男子不詩書坐得一
錢錢一作文者便是辱人賤行没年七十九鄉里私旌之曰黃氏文
母子二周其次子也熹宗壬戌散館封太孺人

妻先娶林氏未有所出生一女先太孺人卒亦敦樸不著初贈
孺人

妻繼娶蔡氏蔡司農之姪女嫻女紅能誦五經皆略上口事太
孺人甚孝丁女母憂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周既貧不事生產賴
蔡拮据以有朝夕內外親屬咸云蔡於文母嗣徽云周觀古今
英俊出而匡時負海內之望者多起於閥閱累世襲休故其名
實易副事功速就非有憑藉而然亦其世澤茂焉若徐穉黃憲
之倫起於單門雖行成圭璋言方椒桂不得廁鐘鼎之際十恆
八九至如鄭樸嚴遵臺佟矯慎輩入山採藥草門啜菽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其後嗣亦無甚表著者豈清湍之乏巨鱗峭崖之
無隆阜其理勢然與先高祖遺安公每誦龐德公之言不以官
祿遺其子孫自曾祖慙公守之不變逮於道周趨操每下超然
獨免既無申屠之高敦遣趨朝又乏世英之雅不夷不惠遠謝
前人殊乖夙業乃以姝恩大慶獲資丘園數世明揚頓承龍藻
雖欲跡松子於瀛嶠辭越人之文冕安可得乎所幸好我者憐
其寒枯也

潞王監國箋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
道周謹奏臣聞人心爲立國之根至誠爲致治之本邇來京師
重陷皆由士志先頽民心喪失焚香載道迎賊迎非爲邊境
踈虞將師不競勅敵 勢不可遏也今當凝命之初眾志歡

林鼓舞胥慶實祖宗神靈馮依有道爲帝天之所眷顧而諸臣
沈汙牽於故習所坐講力行皆年來敗局不足爲興王道也臣
愚以殿下清明在躬爲神聖之表宜捐十日精神惕厲振頓與
士民相見使聞之以爲聖人復出江南父老見之以爲禮
樂復興而後天下事事可爲也臣略爲敷陳凡有七事行之十
日可爲王道之端殿下設誠行之勿爲異論所沮臣幸甚天下
幸甚一自六月八日以始天地鬼神咸肅穆以觀興王之作用
宜齋心夙夜求賢訪問省覽章奏凡所批發皆精意新采以動
人心監國後一日宜集百僚郡守縣令問民所疾苦先爲何事
亟與改除臣往見臨安人民繁庶今閩井蕭條民居皆爲兵舍
殿下宜乘板輿文武緹騎先幸南郭召問百姓父老蠲除其苛
命兩縣官賑卹鰥寡孤獨自南而西自北而東所召問蠲除皆

使細民得聞天語或一日未畢則兩日畢之是爲王道之始此
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名府縣教官集士民於郡學殿下
親臨郡學問諸士民耆老家有長年九十以上者賜帛二疋米
二石肉二十觔其八十七以上者以次隆殺百歲以下皆親
揖而問之是卽辟雍養老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
撫按郡縣教官訪問譽髦有孝有德素行端謹者爲一班有學
問宏博文辭敏妙者爲一班有兼通騎射儀觀雄駿者爲一班
略引數行優給筆札其特達自著者殿下亦親召而問之是則
射宮選士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集南京逃回諸臣僚及
新至將卒問宏光皇帝的信如何或飛遞或蒙塵或銜璧殿下
卽踊足興哀羣臣遏密銜卹告先帝懿官宣著誤國諸臣及叛
逆諸臣罪狀或可含忍聊示筆誅是卽興師致討之兆此一端

也又後一日宜徵附近十郡耆宿臣僚大者安居小者饋食六
七日內一齊陞見其江右廣福以旬朔爲差有名命者不得稽
留未有申命者皆奉朝請聽撫按薦敘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
名諸將領本處五營及收散潰水師殿下親臨武場百官騎從
分部閱視給賞其雄駿小弁有技勇者卽授以告身如定難勳
裔之類察其眾寡情實以爲簿書卽命掌兵大僚分汎阨塞要
害如丹徒南口常州北關溧陽獨松關之類止留杭衛老營以
備郊天扈蹕之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就南郊壇壝或鳳凰
之陽掃地郊天告於皇上帝申誓百官迴鸞告廟正位登極
使羣臣百官有所瞻依天地神祇有所昭格昔光武皇帝以乙
酉夏六月己未卽位於南郊是卽殿下監國之日也以此十日
祇見郊廟與今相符以此數日精神綱維百世昭示天下從此

禮樂可以相起次第先後卒而行之可也臣攷易象春秋困數
之說我國家與周室皆以土德二百七十五而一中絕故先周
亦二百七十五年遂有厲宣之事然又續而五百五十積德有
隆汙則顯示有遠近亦惟在殿下自強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殿下黽勉自強天地祖宗實呵護之勿以臣言爲
迂曰是守令撫按之務不必以至尊下親細事也臣之學術志
行不過如此他無可效其微忱惟此七端淺近明白爲萬民四
裔之所共曉仰冀殿下略行王道以振人心而新聽觀

論馬士英阮大鍼賣君賣國箋

太子太保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
謹奏爲治先固本道貴自強不可以漫嘗奸回不可以共
事聊抒孤忠以決去就事臣孤立獨往道與時違見宏光元年

諸臣用事措置乖方蒼素變色鹿馬易形私心危之不敢苟廁朝班之上出都四十日而陵谷變遷宗社顛覆中夜起立未嘗不痛恨飲泣於諸臣也今當乾坤失據之時諸臣私相約誓以殿下為孤注必阮大鍼朱大典袁宏勛諸人齊集始舉監國之事人心已失物望大乖馬輔兵將紛塞道路狐兔豺狼共為一穴鄭鴻逵師過而不敢問高起潛兵散而不敢追又稱方國安兵回須索四萬見餉以為供億國安固即蕭山之人家資鉅萬還家衣錦何所需此又聞馬閣臣自言南京之事已遣陳洪範入北與講不知洪範所講何事如宏光回鑾自關宗社非洪範之所得講如殿下登極此天地祖宗之所式臨億兆蒼黎之所其載非 之所當聞也凡 性欺弱而畏強茹柔而吐剛許定國所假借報讎之 不能數百餘皆 蒙面之徒多

不踰萬獨以人心既失卷道壺漿使 自為王師登圖坐成揖讓不知馬士英阮大鍼朱大典平生所仗靖南廣昌之兵竟成何物而賣國賣君一至於此今諸奸所在寇 指名以國託於諸奸猶以薪投火今洪範已行 必復尋建炎之事胡銓有言焉能從小朝廷求活魯連亦云有蹈滄海死耳臣繫孤舟見四面潰兵恐不得正命於殿下左右適會今日免朝有懷莫達謹舍涕再陳以補前疏七事之迂臣惶恐席藁待罪之至

請名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楊廷麟劉同升以收人心箋

洪思曰上路王也謂南都之亡於遠劉姜諸賢而親馬阮諸奸况今是何時而可復令諸賢踈外如南都時蓋諸賢民之望也方監國日王問何以教我者黃子對曰用賢才以收人心今在兩浙必用兩浙人望所歸劉宗周江東老成何堅不名用信黃子言用此一人則諸賢不名而自集諸賢既集則人心尚可振頓然王必不能也監國不十日而亡

臣以艸野過承隆眷賜茶命坐親被訓示知聖德宏恩有覆載之量睿慮深長非凡近之所能窺然以臣迂愚私揣人心憤悶已極譬之琴瑟風雨之後必須更張猶之棟梁傾覆之餘須加補治昨經面諭往見馬輔與商大略臣初至未暇出城但晤御史臣何綸見監國詔書所擢用諸臣未有劉宗周名慮浙中心繫於蒼龜斯民直道不可重違雖善政不在於調停起衰必先乎物望人見宗周與姜曰廣高宏圖不在名用之列必疑當宁常有成心救亂仍是敗局無以彰求治之誠開維新之化幸因懿旨所未及別出明綸特名宗周以收江左再名楊廷麟劉同升以收江右不出十日四方觀聽自然一新若仍貫以膠柱猶藉薪而救火書曰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容忍雖今日之要務而混沌非幹蠱之良圖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取

其改新後甲取其丁宥若復以不別賢奸禁談門戶

洪思曰士英恐分別

門戶蓋以阮大鍼楊維垣輩皆逆案中人必為諸君子之所不齒黃子曰先帝既名之曰逆又奚足齒乎門戶之談君子不能避也黃子問路王曰劉宗周如何不名用王曰馬輔恐劉家來又分別門戶黃子曰止為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聽其邪說君子有賢奸而無門戶小人無賢奸而為今日之鍼砭則有門戶然而門戶之談君子亦不能避也

時事悠悠終不濟矣今日宜常州為重鎮設一督府徵聞廣之援師抗衡江上兩者而外惟有求賢圖治以收人心諸賣國賣主者雖未能討聽其自替洪思曰謂馬阮諸奸方各擁兵可數千人以自衛偃蹇湖山逍遙都市莫敢誰在殿下遵養以待純熙在微巨敬慎以防敗類天祚皇家必有見覲之期濟濟師師乃成和平之福也劉宗周老成望重臣保其召至必無觸藩之事但藉以收人心扶國祚案此下有關文

上皇太后乞趣馬士英迎駕箋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

謹奏爲懇乞懿旨趣馬士英速迎聖駕興復南都以慰輿情以奠宸極事臣至愚劣立朝未五十日奉祠請假在外自三月初一以後不知朝端何故召靖南廣昌之師盡數過江使賊臣假得尾其後奔突京口又不知江上水師尙八九萬賊臣假不過數千何故輕離宗社使溷於郊壇侵於寶座且以大臣侍從蚤夜圖維宸陛承歡起居定省何至三輔遠於六飛龍車違於鳳輦間關載道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黔黎之巨創也自五月十一距今已越二旬士民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衛近憇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靖南軍中馬輔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不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而託言厚載以保其家人則罔上苟偷神人所共憤也馬輔居平仗靖南廣昌爲左右臂廣昌已披髮投北靖南擁兵不

動而馬輔獨至西湖盤踞淨寺意欲何爲陛下宜速出懿旨令馬士英仍統黔兵前至黃得功軍中羽翼聖駕直趨南京恢復大業或聖駕尙在太平宣國之間宜盡蠲輜重收拾士卒乘大未集蹤閃爍之時驅逐除鋤叛逆稍留面目以見神人若必雍容袖手俟聖駕有定自還臨安則臨安婦女行道者皆能之無所用糊面喪心之馬輔爲矣臣知臨安士民憤憤欲甘心於馬輔馬輔泄泄夷猶亦以聖駕朝夕卽至臨安然舍南京而圖臨安未爲上策拂輿情而偷旦夕亦非永圖若聖駕自還臨安又無所措置馬輔者宗社安危係於呼吸惟陛下亟留意焉

唐王監國箋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

道周啟職觀天下險絕之勢未有甚於閩中者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主矣率席媿自保爲河山所圍不能拔出亦無由知中原動靜無以成匡復之業今天下瓦解所在離心獨此一方寧謐南安靖鹵兄弟忠雄同心翊戴此天所留以資殿下也昔蜀先王奔走間關僅得益州君臣協力共扶名義常以討賊爲念一寢一食不忘漢室是以天下後世推之比於炎統吳魏所不敢望嚮令先王已得益州閉關自固修政三年之後容頭過身則亦李勢王審知之倫耳何足與中原挈其名號乎竊觀殿下英姿偉略側身下賢有昭烈之風而閩中僻壤三面扼塞士民安於魚鹽獨與海若爲治上無益州建瓴之形中無臨安通軌之路誠非所以臨撫諸侯興復二京方今杭有潞王紹有惠王東有魯王西有益王皆因人心思漢之期有八鎮撓晉之漸得

道而正名者雄不得道而干名者凶用眾而得義者強不用義而失眾者亡以河間成都長沙東海之強不合力討賊而託名迎輿共睨大噐徒自夷戮相與爲難耳殿下自夙年秉義慨然以爲念今得南安靖鹵兄弟以爲干城腹心登壇誓師共泝日月光復明業此其時矣葛侯有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今未入閩中藍縷輦路移舟入河已不知臨安行止敵勢遠近若今已入閩中坐高堂侍人刺閨雖欲從二千里外問胥濤之信豈可得乎職愚所謂四通四塞者欲大宣義問明獎帝室約以盟誓申以玉帛東通溫處之使以懷魯藩西聯建昌之交以平益府上達慈禧之旨以繫輿情下通杭紹之歡以洽潞惠此四者以通其情又西立信州之鎮以通大關東治三寨之舟以疏海道北以衢州權爲行在足通兩路之師西南約虔臺實

爲犄角以資策應之用此四者以通其勢有此四通者而中原
音問日夕不違汀漳以下庾嶺東西可臂指使也有是四通隨
因而塞之西塞五虎杉關以斷建昌西北塞車盤大安以防東
楚東塞溫州諸嶺以防間道北塞青湖江山以扼小關此四者
以塞其勢又嚴賄賂之端絕刑餘之實謹進奉之始斷僉派富
民之路行以寬仁申以慈儉此四者以塞其情有是四塞者而
盜賊不生畔亂不作以千里而興王業天下人心亦次第可收
也昔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不勝退而自誓坐不重席食不
甘味三年乃滅有扈晉悼公周十四年而纘霸緒路遇老人皆
稱曰祖父選賢擇能各稱其職施給芻蕘無虛月劉先主親
下隆中以結魚水言聽計從不爲親近所間此三君者真哲后
之師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遷於楚丘踰年而有馬三千

越勾踐棲於會稽判薦而炊緯葛而衣與下士臥起十年而併
吳國符堅起於索虜舉國以授王猛稱曰仲父委任不疑此三
君者真明辟之友以殿下之才師此三師友此三友寬仁以爲
城郭慈儉以爲衽席察四通四塞之宜輕重布之誠不出一年
而國勢可立矣國勢既立然後右攜江西左挾會稽與桓文之
師

朝見孝陵收復南京旋清中原以慰宗社蒼生之
望此皆建武建元建炎以來嘗有之事創之不足驚述之不足
張而海內豪傑皆咋舌縮頸不敢復談是覽時窺古者所隕涕
而悲歎也職老矣廬墓二十年無出山之志獨以君臣之義無
所復逃是以九折萬死遠離先帝宏光元年悲慕孝陵一覲新
主未四十日而奉祠還山今復栖栖江上誠欲捧土以益丹丘
掬水而滋滄海稍觀底定爲大明遺臣老死丘壑耳豈誠推管

仲之仁艷茂宏之烈欲執囊韉攀提其間哉惟殿下試留意焉

招征軍中諫魯王不奉詔箋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啓職聞之吉祐自天繫於周易長守富貴著於孝經兩者爲天下之師莊誦亦曰制節謹度履信思順尙賢而已當太平時海內雍熙財豐物裕若漢七國梁吳淮南皆狹小舊制越於矩度棄順畔信以自爲賢然亦非久廢墜自替矣况當衰亂之後人思有君家懷宗子國有黍離之悲野多蜚鴻之歎窮鄉散族百十人以上猶思推擇賢者以董其事其位置部居莫之敢亂也今有獷悍子弟矯虔干行必環起而奪之非謂其不能謂其不順不信失推上之義也今

天下極壞江湖以北無復完土高皇所餘

唯今上與殿下二人而已殿下英年明淑審幾最先當益藩未破淮藩未遷之時首進義牋以尊朝廷亦以物貴一本道無兩大國統既定則天下嚮風上以慰高皇之靈下以繫兆民之望曾未幾時而讒說閒作初終變度重勞關吏日改厥章遠近傳者咸謂殿下秉義甚堅執節彌固而諸臣進蘇茂之謀羣僚振士元之說離我骨肉使其身圖內開瑕釁外長寇讎不知高皇在天將執玉牒以定倫敘四方觀聽者亦持牋疏以論先後而橫生煽惑自蹈非彝不知諸策士謀臣何以自處也昔管蔡不臣而鷓鴣興歎頹朝怙寵而春秋引規殿下於朝廷情好至深艱虞與共內無頹朝之嫌外無管蔡之憾一旦翩然啓釁造端使將士懷其二心快其得計其爲所賣亦已明矣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行葦之苞固而異類之知慎也又

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言內外之分定則狂謀自止也今君臣之分已定苞桑之固漸稀如手足頂踵僅有此數而繆於一體自分雄長度非所取祐於天保宗社守富貴之道也亦已艱步播遷共圖僂力欲借溫台之水師奮江表之左翼猶須奠以至尊正其長子使服不外馳驟有正御然後可以徐致康莊坐底都邑而脫輻棄軸分棹折篙昧舟車之義爭高坐之勝徒見其僨越相贈以亂而已昔晉室以八王賈亂琅琊鑒之遂克中興光武以南陽啓疆永紆爭之卒成屠滅何者人心所繫亦與天謀封建之義既殊則晉鄙之形亦異也今自荆楚兩粵五湖三江冠帶之倫咸慕與朝歸如流水而溫台謀臣自以崇臚不可復降引帆以就黑岸驅轍以陷危溝因風走險已騁莫制甚非所致孝於宗支輸忠於殿下也職初在閣內覩殿下致賤及禮

物隆重退而竊歎以爲東平搗謙劉虞貞固亦不是過及督師將行天語諄復猶以殿下純篤保無東顧爲談及職歷疆外又覩再致手詔稱叔姪之親猶於父子宗支之愛逾於所生而裔臣不察自爲旅拒歸過於殿下構訾於中朝今上聰明絕世涵覆天下必不爲異議所動自分疆域而方強大讎未報皇家積痛施於民黎臣子何心而營貴梯榮趨高不下以上違帝顧遠傷高皇之心且如今上旰食宵衣自疆吏書生一言稍達無不召對執筆起艸動百數十行委巷之情無不畢達而衣不過澣濯食未嘗牢具乙夜批答或三鼓乃休亦何所利賴於天下而爲之方今之時令有光武少康之才與今上馳騁猶當北面推讓若琅琊昭烈肅代之才退而扶轂亦已明矣而一二裔臣欲翻桃枝於若木進長庚於羲馭不已過乎以職迂愚觀天

下紛紜寇禍鼎沸卽黃屋黼展無甚暇逸必以駕御英豪身親疾苦拔諸夏於腥膻出斯民於塗炭非今上不能也殿下若夷然申告將士以內隙之必不可開大誼之必不可改叔姪之情旣親天澤之分亦定用以專氣壹精
慰高皇於在天保令名於無窮卽如茨之福祿亦豈有量哉孝經大易非欺我者長至履端恭惟千福元旦之賀仰跂休光職無任倦倦効悃之至

表

擬上諭翰林院及吏部各衙門舉文學行誼才職之士廷

臣謝表

永樂元年

伏以羲馭絢中天分陽光而資景慶斗精環四極斟玉液以潤圭璋園波湛而重譯來想涓埃之歸海嶽聖人作而萬物覩諒

夢寐之集風雲聽鳴鳥以知和平觀拔茅而思交泰卷阿車馬結束以俟臣鄰巖野弓旌招翹而須我友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翼爲明聽虞后所煥其光華輔弼凝承周家以基其宥密道有順而順應唯厥善之簡在帝心人得全而全昌或以形而旁求天下四靈爲畜益以十朋之龜一得足師輝於千里之璧况值屯蒙重闢而後又爲艸木蕃變之初鼎當兩耳貴以金鉉玉鉉致其奇草在上頭正以虎文豹文觀其變雖得時則駕騰黃之足不滯於康途而待騁乃行結綠之光嘗扁於巖石昔自羲軒而上已貴明由必育精於曉受之倫迨於成康之時遂設閑博端誠通於道術之選咸謂人知火食則俗變狂榛不使戶習絃歌則人懷獷野乃公得之馬上終仗詩書猛士守於四方遽成禮樂所以鄉修三物明王必知良士之名廷問

十連霸王猶拜秀民之賜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時乘資始六龍總性命之元日應重華五曜集璣衡之會文三會而偃力見昴宿變爲和風武七德以止戈使野老依然耕鑿用當霜雪而後亟布陽春乘此鈇鉞之餘宏施華袞求多聞以建事是勤巨川霖雨之懷詢敏德而用中豈藉厯山雷澤之侶猶以文武未墜識大小者在人必使禹稷分憂思飢渴之由已爰咨奧潔食有福於王明遂命衡銓蒐無方之俊甸曰文學曰行誼曰才識迪知三宅三俊之心爲敷納爲明庶爲車庸共叶九敘九歌之奏蓋淵源稽古實帝治之首談而禎祥克生爲王家之盛事末流奢麗則貴力田敦樸以挽其波中主風愆乃尙敢諫直言以繩其木時維顯道利用通人四友之濟文王皆有奇能偉績八元而稱才子非徒輒美柔嘉養樹木者獲十年在衛公而稱梓

漆貴珠玉者走萬里雖神禹不卻琅琊寮寮屬有同心將獻明揚之典聖人業先得我夙沛芻蕘之言蓋太祖化成三十五載已融殊域而轉春風雖虞廷舊事二十二人宜奮新庸以觀亮采麟鳳具有至性見動止之媚于簫管亦有成勞俟雍容而試可彼良臣擇王間有後於綺黃而聖王得臣抑何分於王魏吾能顯爾樸矣天子之言我與爾縻宛若漢廷之意顏回三教而變虞夏會及昌期賈誼一夜而道鬼神宥逾元后要以鼓舞不倦感澤馬之羣鳴亦使燥濕相從應陸蕖之駢合臣等職慙懸鑑空抱廓葦之才學謝斷輪僅守循牆之誼居無管僑之好倉卒何以告公家有高繚之賓周行誰爲好我樂激之不薦士恐遂三年箴尹之未知人今旣數月相人者必於其友行從王壽以焚書知臣者誠莫如君願就盤盂而借鏡葑菲一體幸爾及

收械樸同根云何不樂念詩書之稱古訓凡有兩家傳說山甫
結爲異代之朋繹周孔之讚咸宜亦唯二事乾象禹謨合爲輔
賢之準唯聖人獨觀其大先墳索以取精令當世咸被厥光就
丘園而賁采行一事而三善備備言備德備功舉三物而庶務
成成智成仁成勇懸之魏闕知經義以外尙有文行才識之科
播於宮牆俾絲竹之餘更領祝啟笙鏞之韻天垂雲漢合奎壁
箕斗以成章人重山華兼火藻宗彝而作會所謂紫著之下啓
土而得朋龜黃雲之傍望氣而知賢者也臣等敢不就深就淺
竭方舟旨蓄之思應有應無備夏葛冬裘之用持行墨而課績
何以異於教玉人誦蓑笠而興言則必爲之求芻牧十步而搴
芳艸曰寄所思千里而貢株梅奚殊迨吉異班奇木留以問於
英儒浩水育魚間或詢於委巷咸以乘茲景運廣此德心伏願

屢省非勞敷求爲永欲正側陪卿之成介福必攜僕贊御之皆
吉人學無常師要同歸於長治官不求備俾有輔於後昆雖盛
世亦有遺賢求則必得而凡事惟在勉強久廼自徵問公等安
在哉勿徒徇美麗之言得此人同時者猶須慎諷勸之旨載色
載笑則賢者樂歸其慎其難則良臣佑命阿閣之巢五采請揮
青鳥而奉丹書蒿宮之棟十圍言翼騶虞以先清路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嘉靖十年上御豳風亭召李時等同觀西苑收穫謝表
伏以天賜明昭雨露煥盈車之穗帝疇離祉風雲通奄銓之聲
審稼穡於維艱篇摹七月慶訖成之有象光動三階由平道以
達上田人辨玉禾之種觀一畝而知天下家吹土鼓之歌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農居文德錫範在八政之先治貴力

逢大有尙六爻之用爾風告王旨豈別於萋桐保介嗟臣意何
殊於鳴鳥將由上輕民事故臣不爲鄰自萬里而百里止界陛
級之間亦或聖之親臣故賢無此樂雖徂暑而經秋曷望豐亨
之豫築上林於鄠社諫維東方銜高穗於員丘浪言西母唐宗
之親自刈麥旣終應於諸王宋王之率命觀花又未孚於本計
是以雕冰藝采遺恨乎夜來負土雜芳無觀於日至未有道符
風雅誼浹臣民足示來茲有如今日者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函三作則體文王不盤于田之心斂五宅中發商宗匪懈維常
之誼命青耒而耕籍翼解隨敷察璿玉以殷中火龍叶治當使
烈山扶轂則先天而不違卽使蓐收徵勞猶後時者無赦是以
五風十雨不聞破塊鳴條豈必異畝同莖然後銘書入匱適時
清而多暇信樂事之在茲侯王侯伯侯亞侯旅合則一家伸宣

止之言笑女翼女爲女明女聽分無兩體舒儼若於幾康爰勒
鷓鷯之高班來觀象鳥之成事遺稊滯穗動憶野畔之悲發爾
祿民脂近惕太倉之敖鼠所以先甲後甲天語聆其新宮呼癸
呼庚民心還於多賴一則悟勞而有終者三時忘胼胝之勤一
則悟成而身退者比櫛知堅好之序種不斂藏何獨天子之樹
瓜華租有圭田行見羣公之拔葵茹上投棗而下報粟往何以
觀君曰都而臣曰俞於斯爲盛臣等持小祝大兔首之願籌車
習苦知甘麥蟲之依桂葉當有道而佩鞮免我負子戴之歌守
一畔而逡巡誦饒斯粥斯之詠鍾離疏草早廢禁中鄭崇履聲
俄趨苑上豈有寒夏李楊之績當仁宣二廟每賜西游徒以鼎
鉉耳足之班值日月重華遂逢盛事望雲多感跼地知慙伏願
綏履豐年三素祥雲每懸天膺所其無逸六符丹誥徧佑農祥

黃河清身卷七
大臣近而小民親卽飼鳳凰琅玕之實南風薰而百穀阜再廢
卿景爛漫之章臣時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擬貞觀元年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

隨之有失輒諫謝表

伏以天憲初中五色燦勾陳之座日華先甲三台聯躬直之暉
見嘖室之方開聞昌言而再拜曰俞曰哪紹九德於功歌合聽
合觀驚四門之異質星辰俱爛鸞鷺同翔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惟國有大章謀非野則獲言誰執咎人莫三而逃廷有
放勳是生指佞之艸家侷鹵稷猶矜觸邪之冠蓋位高則權易
擅自引綸抽縛而外心獨據其短長廉遠則音益踈自負薪採
芻之餘慮難陳其禮樂故嚴公與管仲謀莒而東郭識其行旌

平侯與師曠稱歡而杜蕢爲之揚觶遇多方則曰巷竈維隔之
爲煬漢設諫官但屬廷平之隸文當止輦亦維道聽之言平陵
之正大臣幾於死法太尉之申衛案焉用讀書必使時於議事
則議不盈庭且命隨以諫官則諫者無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龍飛御極鱗羽快其隨波鸞降鳴岐歸昌因之奏籟敘五德則
先不息之疆秉三無猶式蕩平之路謂欽作納卽在二十二人
之班以璧疾莊何當百一十屬之任所以言期於必盡而道取
其相維爰制臺官隨閣之條是遵補闕入直之事陋矣晉室使
簪筆者僑寓於虎賁僻哉秦官令記言者收聲於鶴禁詎知聖
無細忌罔有同心入告嘉謨不爲懲心於擊柱在宗令德奚愁
借劍於尙方博問蹴芻已寬路馬之懼誰云諫鼓必割麒麟之
皮要以保泰與言而俱開故使用中無微而不察臣等材匪礎

柱職庇射干濫仙籍於方瀛常驚玉管銀管斑管之異辨中功
於艸昧猶懸諍臣諍子諍友之勞味藥言則先嘗而後得於上
資茅茹則先藉而後獻其身素飽堂封誦河清而知愧華輝輒
影顧日色以懷慙既附木而從繩乃知鉉之有耳中夜整冠料
識笏投籤之非誕昏深計過疑想珂聽鑰之爲遙卽有諫可相
資皆爲愛之有助敢稱山甫不弋飛蟲伏願智不擇言惟納多
則成其大事祈有永勿聽久而厭其常左執鬼中非鉗庶口高
懸魁柄兼稱諸長政太緩則議之以急免後至積薪之憂識太
大則平之以寬解相持束濕之慮園有檀而下有穀操鑿伊先
馬不剛而轡不柔徵情斯得將使元良嗣響叢脞絕歌有馮有
翼婚一人方見梧音之委婉無偏無黨成王道兼聞嚶鳴之和
平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黃漳浦集卷八

表

聖安皇帝登極表

原任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臣黃道周謹奏臣觀建武受命應赤伏之符孝文肇興叶大
橫之兆十三廟福德澤在於人心八百春秋歷年齊於周室日
當再旦晉錫之象方新帝出東方離明之暉始見蓋自燕京定
鼎而後其數著於麟經鍾岳凝祥以來斯圖貞於雒食臣每敷
陳此道未迪迷民間欲救宣圖功實慙多士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應天順人乘龍正命神宗之享國無逸賴有慈孫太祖之肇
德其勤錫茲景福牛斗維羣物之始懸象在天江漢亦萬壑所
歸朝宗自海作爲聖而述爲明聖明存於志事行其禮而奏其

樂禮樂致於尊親發政施仁虞廷之四門咸闢除兇雪憤唐宗
之七德爲昭受小共大共覩安瀾而知聖出作文昭文穆頌駸
格以享和平遂使東晉醜其偏安建炎慙其不武行且重驛來
同盡復嘉靖殷邦之舊奚徒羣醜肆屈逼觀陳常時夏之休乎
昔塗山之朝萬國後至者必誅暨干羽之格三旬用命者率服
屬在薄海俱載謠歌况此遯荒能忘覆疇上天之親有德王善
爲師先皇之業底綏用人則裕始邦家而終四海雖舊肇新惠
子孫而保黎民無疆惟慶

潞王監國表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
道周謹奏伏以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維大有爲之君應不世出
之運所以匡植宇宙奠安宗社爲四海蒼生造福無窮非獨以

慰後后之情綿未墜之緒也我太祖高皇帝被濯乾坤功德邁
於千古綱維江漢卜_孫過於成周暨我穆宗神宗深仁厚澤在
宥天下施於啓禎之際雖有兇醜不廢雖熙徒以師律不宜養
寇怙亂朝紳淆濁醜正崇回兩載之間二京繼陷實史策所希
聞晉宋所未有也天命未改_孫數有歸恭遇殿下_元德格於重
華仁風洽於四表帝眷蚤定立此丕基凡有血氣之倫俱仰神
明之表感時識機慕義企踵者顙上穹而懷今日固已久矣臣
自三月奉祀禹陵請假入山心虞朝家或有非常動靜普天率
土舍殿下誰歸所以徘徊江上廢餐忘寢以期一當自五月聞
變以後臣躬入金華召募義旅間出嚴衢收拾餘燼所得東陽
義烏永康向義之士可成一軍如原任太子太傅戎政尙書張
國維所募四千人永康知縣朱名世所募二千人金華道臣王

調鼎知府王修所素練千八百人舉人龔廣生秀才王同庚朱萬化所新募二千人舉皆有勇知方可資一割之用又聞宇內右肱常在江右晉宋之間賴其雄風如原任右庶子楊廷麟修撰劉同升進年召募常有五六千人合虔鎮撫臣李永茂所素練三千人臣雖未與約誓而克復之業蚤有同心皆喁喁引領以待殿下誠得黃鉞一麾應期畢集上清鍾山之塵次復燕京之業以仰附鱗翼傳世無疆臣不勝歡忭感戴之至

潞王勸進表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等謹奏爲同心勸進事伏惟正位凝命其道尙賢戡亂復仇惟元克建况當屯險之際經綸起於立君在此草昧之間需遲非以濟變以親以長以貴民獻俱有一心曰德曰位曰時天

人旣以交應殿下乘眾志以御六龍應元良而當全璧用賢去奸以復神宗之治攘却敵以紹太祖之勲下慰士民上承帝眷不可緩矣昔孫權匹夫拔刀斫案而開三世之疆晉元懦王舉酒覆杯而立百年之統况以殿下盛德令聞著於海內啓邦載亮適在臨安續十二宗之丕承申八百年之吉祚雖少康宣王不足專美於前又何建炎建武之足誦乎昔光武肇造實承蕭王之勛乾五飛天亦當乙酉之麻遠稽南頓俯泝瑯琊知國運之將隆屬一人之有慶恢此遺緒光被前徽臣等已同諸臣講求綿蕞卽當擇日共贊郊壇臣等無任冒昧之至

唐王勸進表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臣黃道周等謹奏爲同心勸進事伏以天造不宣道先立王昌期叶

應臣亦擇君維濟否之吉極貴乎剛中故幹蠱之才亟資於先
甲邇者 孔熾 橫張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敷天而

人鬼恫心非有不出世之英莫勝大有爲之任恭遇殿
下偉略著於維城元風聞於王粲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
屬太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卽復漢家之業昔者寇
迫都城殿下已請師投袂况今禍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在
再則人化蟲沙棲遲則家成荆棘豈得修酒醴以蹈矛鋌守管
絃而臨擗踊在昔瑯琊先討石勒後渡五馬之江暨於宛葉初
會平林遂發昆陽之績以今揆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於瑯琊
語親則親於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藉猛士謀
臣以繼高皇之緒者也殿下冲挹爲懷謙光下濟方以監國之
命出於慈禧戡定之勛祈於潞府然而敵騎已至塘西臨安業

無固志虞淵日墜孰揮魯陽之戈蕭寺龍灰莫反江陵之駕殿
下社稷爲心祖宗是念孝陵之子十六人惟王逾於重耳唐虞
之君十七葉立國何必沙陀能以禮義爲師雖千里通於天下
但存薪膽之志卽七建大於會稽取次以收二京扶南極而通
北極乘時而慰列祖引周世以下周年伏乞俯徇眾望監統六
師使黎庶有歸羌戎率服

詔

擬聖安皇帝還都下罪詔

嗚呼大艱不靖雖見兆於寶龜作孽致災實咎徵於皇極惟厲
人曰有命在天惟哲后曰罪實由我朕以眇昏遭家不造起於
藩服纘緒奮京深念風雨之漂搖綢繆之不易熟思邇鑒惟在
用人是以委任輔臣不疑不貳將圖旁求俊乂拔塞亂原而朕

以衡鑒不精明聰未闢左右竊其金鏡姦究弄其玉鈇舍介狄而不求維蓋臣之胥忌誓將討賊則曰今年不利出師義合郊天則曰精禋以需異日賣官鬻爵大者至於台司納賄啓貪細者及於髻士假門戶以鋤善彙借推抑以煽姦回遂使追崇魏崔謗誹先帝朕思此事先帝諦審已十六七年海內觀瞻非一朝一夕借曰未知豈不爾受而諸臣罔上羣吠作克倚其冰山欺此皦日其尤甚者采女之詔日下江南朕已屢選不需而諸臣猶旁求無度鑿山之令迸入雲霧朕已申言無用而諸臣猶肆乞營差是以一年之內狼鷲紛馳三春之間刀鑽併下以門生天子之心作草菅民命之意朕知之而不得言言之而不得行受制諸臣是朕之懦也又如興平伯荼毒維揚斬刈吾民數逾千萬西上睢州欲圖許定國定國不勝怨憤起而誅之是也

高杰之惡已至貫盈定國之罪不過擅殺朕方遣使察明而諸臣許其報復遂至睢水流丹都城幾陷又如光時亨不許遷都實在先帝之意未達權變周鑣不直當道亦因士庶之情少淆鹿馬而皆付於重辟快其兇心嗚呼朕之君父天崩地痛莫與爲讎而諸臣睚眦一李一桃無所不報威福歸於彼輩怨毒歸於朕躬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觀貞元詔中洗滌之令除與官軍決戰死於鋒鏑之外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其先官爵一切如舊今倣此意赦諸罪徒共與維新有遭舊輔馬蔡摧陷者皆卽登用加陞一級其已死莫贖者許子孫奏明量與卹典其一切催科蠲免貢監恩例俱依崇禎十七年八月詔令施行唐宗有言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則不君於人何罪朕方引咎不暇權奸覆國理亦難容彰瘡旣申廓清可俟爲

此馳詔告我萬方

諭惠王詔

聞王近在紹興頗得安集納福爲慰板蕩以來無言不疾每夜
禱天願我諸宗藩發憤舉義蕩滌 復我高皇帝之宇而寂
寂數日未有應者豈天亦陰隲下民使王郎盆子之事無所張
其牙翼乎朕爲閩粵士民之所推戴非有他勇智當於民心亦
謂是發憤禱誓者與蒼黎同志也浹月以來黎民勸進書至數
百本朕六七辭不得避其元老舊學亦以高皇開闢之天下當
有高皇之孫子起而奠之或謂南陽九世之說近於符讖朕不
敢聞也書云予有十夫同心語云眾志成城朕持是以往藉諸
藩翰夾助之力將大張六師撻伐底定以仰覲孝陵灑掃宗廟
扶十三宗之緒唯賢王幸垂誨焉

諭靖江王詔

自我太祖高皇帝掃除

二百七十八年矣傳世二十歷年

六百未及其半而

我皇紀天下黎獻靡首從風雖

文武不競亦我宗室兄弟式微之故也今東浙閩粵之士繆以
興復相推誓清中原收復兩京恪覲陵廟而後以玉帛相見士
民又以國統中絕三月無君號籲者至三百餘筴朕亦惴惴恐
無以祀我四祖孤天下人民之望唯是發政施仁繕甲厲兵冀
與天下共纘此緒也我殿下兄弟恪恭祖訓遠控南極亦思有
以鼓舞嶺嶠匡朕之不逮者乎嗚呼起嶺海以靖中原其功不
易仗神靈而麾黃鉞其道在人賴此維城分予有慶維我殿下
幸垂炤焉情文未備翹望不宣

諭魯王詔

板蕩以來未有寧處我四祖高皇之靈耿耿於天顧瞻四方歸
然獨存者唯我二宗耳會稽以來山川清淑猿鶴不驚兼有烟
霞之勝王得以怡目解其憂燬也朕爲閩粵豪傑所推日夕憂
勞手口交瘁誦古人鴟鴞之詩唯有悲歎不知何期
入謁我孝陵爲累朝舒此憂憤閩浙連界有白鷁飛鸞之嶺嗟
峨刺天不敢更煩動定唯賢王與士民相晤鼓其忠義安其反
側食高皇之福於無窮爲此特諭不備不宣

諭督師輔臣王應熊詔

天步多艱西顧爲勞兩載之間二京繼陷豈末葉不競抑人謀
之未臧歟先生威望重於五朝恩義孚於西蜀自遵義以還遂
出渝江見今夔慶瀘東西無恙先生之力也蜀中山川險固
人物英多諸土司長官亦雄傑向義數年以來名城鉅邑旋破

旋收如補敝裘曷不糾合同盟重創而持其後予以不揣銳志
匡復爲東浙閩粵豪傑所推欲申大義於天下而庸髻巴濮之
人未有至者先生能以王渾故事推筏順流從漢沔而下則竹
頭木屑俱有聲靈非常之功要非常人所就耳前聞蜀瑞二王
忠魂未卹今當遣官祭葬而道阻且長情文未達先生可謁誠
訪問及諸世子能嗣封者間關行在朕當安置不絕其祀又聞
舊撫樊一蘅今在遵義近駐遂寧與先生犄角圖復關中嗟乎
恩義相起亦在人耳馬援將家以出洛陽竇融遣使以出扶風
丈夫欲相厚豈有量哉端使璽書以致朕懷惟惠察焉

諭原任兵部尙書張鳳翔詔

卿元老壯猷僑寄南服當此靡家之時朕嘗有握手之遇卿能
無擇木之心乎曩者仗鉞扼要宜在鎮江而退守吳門撫督旣

分兵勢益弱遂至困潰此調度者之過也朕今奮跡閩中欲收
合吳越江楚以靖中原將佐勇夫是毗是賴而皤灌諸老實
繫眾心語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江北遺臣與吳越之彥今尙
有存者乎鄭三俊劉宗周朕已發璽書趣之如舊倉場尙書賀
世壽祁逢吉舊兵部侍郎申紹芳皆卿之舊治舊吳撫祁彪佳
太僕卿姜一洪皆卿東道主人也卿能與之偕遊乎騏驥在途
風塵避路故劍不折新硯自光卿幸爲朕宣播德意朕不以一
隅自限遺我大方也此諭江左咸使聞知

諭原任大學士高宏圖詔

先生國之著蔡也元龜不登而苴鑠雜用兩都踵痛何可忍談
前過吳會不及晤先生而先生又化儼羈旅聞至紹興果有宥
棲乎先生之姪允茲姪孫高簡皆近在閩中輦轂之下朕將拂
拭用之先生何不翩然使此中有所矜式且得餘閒領其緒論
也吳撫祁彪佳朕已簡任長於西班牙紹興距此中不過十日無
隴蜀漁陽之遠便束裝行矣紹興道于潁亦縝密幹濟人也聞
其仗義可風朕已勅行人啓關以俟將垂金石莫負風雲

諭原任順天巡撫起用江楚總督楊鶚詔

爾閩閩之鉅材興朝之隆棟也朕初入閩關駐驛浦城尙有談
爾治狀者聞亂思賢系於朕心爾在湖湘間宗社傾危留都繼
陷諒亦疾首痛心發無衣之慟矣閩粵諸臣蘊義成風披雲夾
日以恢復大計責於渺躬朕披輿圖興歎再三欲起東南以收
西北雖太祖列宗式靈於上亦豈一手一足之力乎爾湖南世
家聞見不乏韓岳之輩豈遂無人朕賞必當功罰必蔽罪不以
寸朽而棄長材不以無能而膺顯任如舊日楚中巡按堵錫允

巡撫何騰蛟巡按黃澍此其人特以舍桑榆收其東隅朕將弓
旌賁焉爾尙奮庸以終前業率江黃以匡王室桓文之仁亦仲
尼所取也母碌碌爲鄧禹耿弇所笑

宣諭九江總督袁繼咸贛州總督李永茂詔

爾繼咸清真特達江南之望也永茂起於鄧州爲南陽故舊而
皆綱紀江楚得士民之心此天所以資朕也朕爲閩粵推戴起
義東南必資江楚猶人身之有左臂屈伸是賴必與常武而頌
江漢舍江楚奚以乎爾繼咸之於宣南猶車有轡雖遭奔覆尙
可及收宣南有子夢庚生而汗血朕不以覬齧棄此千里也御
史黃澍亦雋才著績豐沛朕何忍遺之朕將克復舊物惟求才
是務舍見在而摻草野亦緊難矣永茂忼慨開爽爲我縫合三
省以應六師騎天下之脊顧盼東西如射隼高墉之上朕於二

賢瞻望殊深好謀而成戰則必克非一日之力也千里咫尺幸
體予懷

召工部尙書曾櫻僉都御史郭維經詔

朕觀江右爲半壁上游名賢所萃我太祖定金陵奄有中原則
於是始也爾江右山川包蓄以名節相尙二卿又挺然卓有豎
立睹此板蕩不投袂奮節誦無衣小戎之章非情矣光武以布
衣起於南陽尙有馬援來於隴西竇融至於天水朕今聞關倡
義七閩而江右豪傑未有至者是讓隗之書忠臣見之不酸鼻
流涕義士誦之不曠若發蒙也曾卿於朕有外屬之親郭維經
爲權奸所摧名聞中外朕行大師廓清江漢若得二卿者番君
吳芮不足多也亦如竇融抗厲威武以應期會勿徒令劉鈞奏
書也秋高氣清將見爾以豁朕懷有知已眷屬幸備勉之毋違

爾音

招諭江西兵部尙書熊明遇詹翰楊廷麟劉同升詔

朕聞興朝撥亂要在用人豪傑遭時亦思擇主耿况奮跡於漁陽鄧禹投誠於鄴下各有所見非苟而已比聞熊卿屢拒使不辱王命有趙岐之風楊廷麟初圖起兵匡復王室爲奸人所阻亦田疇之志也朕以太祖高皇帝九世之孫奮起南陽閩中豪傑謬引光武之例欲攬坤維清此江漢朕思業不偏安仇不並立用江南以收江北其力似勞用江右以揭江左其形甚便也今江西名宿幸有二君風呼高招得無意乎袁繼成在江楚李永茂在虔鎮此皆天下勁兵所萃得其要害皆可以決溜下溪推岸破卵也江西名物所都累朝渥澤必有睹而嘆微管者倘見吉安劉同升亦爲朕致意曰可出而仕矣遠道不備

幸體朕哉

招諭太子太傅戎政尙書張國維詔

朕觀天下西北之運究於東南我太祖初平吳越則金華諸彥雲集居多朕前渡錢塘思與江左豪傑褰裳躡足以救吳會而閩粵諸將急於有君勸朕攬阿先於嶺海欲從廣信衢州分水陸之道今踰一月矣而大江左右豪傑未有至者朕心初懼豈以八閩僻壤不足以厝高賢之足抑朕黽勉思奮不足達於寤寐也古有得一士如得敵國者得一賢如得十萬之師者况爾重臣席豐據優累朝鐘簋實武憑之能遂邈然已乎卿前召募義旅尙有三四千人吳撫祁彪佳亦多有帳下之士會稽相去不三百里能奮翅鼓翼共襄興朝之運卽扶日月出扶桑不爲遠矣 匪茹亦觀二卿以爲動止書曰爾身在外迺心未嘗

不在王室雲臺麟閣雖不足以動賢者東周微管之業想亦達人之所不靳也勉旃來思尙錄朕言

招諭浙江金華府太子太傅協理戎政兵部尙書張國維及衢州原任安慶府巡撫僉都御史徐世蔭原任福建右布政使徐應秋詔

朕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肇基南陽矢志匡復曩以播越旅次金衢不遑致書問諸足下然攬江南山川形勢欲恢復中原廓清江漢必藉金衢之力明矣金衢地控上游建瓴之水可以漂雪臨安蕩滌吳會固豪傑忠義之所從出也亦有頓足而興文成宗澤之風者乎聞書到金華衢州諸豪傑皆焚拒不納使者朕甚嘉之朕將以閩粵之師西連江楚克復金陵觀我高皇帝不知江東諸父老誰共圖之靜則扼要以緩南服動則啓行以收上國此門庭之亞旅輦轂之元戎也先此申諭續有序勲

宣諭原任兵部左侍郎朱大典詔

爾股肱之重臣也先在登萊有恢復之功厥酬不蔽繼在淮上漕運不絕陵寢晏然朕甚嘉之比以晉陽興甲須濡隕師六飛蒙塵兩京踵痛而卿受事未久眾志蚤乖烈火之陷春水朕又何怪焉聞卿陽烏之旅尙有數千而卿子萬化亦毀家紓難義不反面是宗澤陳亮家世駢起也卿能糾合勁士收功桑榆從富陽出餘杭度溧水抵金陵之下朕遣六師從之此則卿爲朕大耿矣彭伯通何足慕乎東陽尙書張國維永康知縣朱名世皆有志識體用兼備卿幸附近就謀之能則奏聞不能不敢以勸

宣諭原任兩廣總督兵部右侍郎沈猶龍詔

八閩兩粵故卿榮戟之邦七萃比閩漸於聲教無以舊撫爲苦者卽今多士桓桓景從翼戴帝室亦卿綏奠之力也朕旣不揣欲率閩粵之士上連吳會

而吳越餘黎未有固心或爲虛弦所下朕欲使之合爲堅城分成臂指無貳無疑何施而可聞卿雲間去歲倡義長帆勁櫓陳子龍夏允彝之所料理猶有存者乎秋風厲疾征鳥奮威水陸之師或會於三江則是卿賢豪濯纓之路也卿何以助我抑爾大燾之下有一二能罷龍彪出於指顧之外亦爲我求之毋謂胥江阻遠不相及也

諭巡撫福浙軍務兵部右侍郎吳春枝詔

朕觀八閩天險之固其在上游乎延建以北山谿峻深飛走不度此宜乎據守而難於進取也朕將廓清中原上觀宗廟輦轂

筦鑰率先於是必撫此四郡以聯浙西使居無疎虞行有應援能罷之士不擾吾民矛楯之間自有節奏此豈中才而能之乎爾御史吳春枝長才瑋器赤誠白心寓韜鈴於詩書蘊風雲於囊簡遇物能斷秉法如山可授巡撫福建福建延建邵上四府福甯一州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聯絡浙西溫處台寧紹金衢等處宣順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爾以撫綏吾民削平亂略使奸宄不生日闢百里則吾願也其都布按三司及副總參遊守把各府縣所官俱聽節制炤例舉劾其有違玩阻撓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應拏問者逕自拏問臨陣退縮逗留不進者悉以軍法從事勿以掣肘自生諉卸嗚呼江左江右爲半壁之要區爾旣駐劄邵建則信饒昌贛亦同臂指之義其人情向背事勢合離東西相及行將俾爾奠此二方以

宏遠略勿謂區區清此北道也嗚呼得一士賢於十萬之師用一臣炤於千里之國爾往欽哉

諭原任安慶巡撫徐世蔭詔

聞爾清練不苟人也入閩以來多有誦其芳烈者皖城事業未及盤節委刃而去使人疑其躊躇朕甚惜之今朕發軔閩中衢州廣信爲此中門戶衢州東控金華溫台名城數十廣信西控饒昌常玉鉛山則我輦轂之縣也朕前過姑茂欲遂駐蹕二郡召二郡父老及諸紳衿探討進取之策而閩中子弟苦於無君逼朕權都三山以安眾志朕少而讀書長嬰國郵嘗薄晉元宋高之爲人寧能閉門守關置二京於度外乎朕視二郡猶棊兩眼不可緩也爾家開化去此不三百里可往來二郡行招討節度之業與爾族兄應秋共商略也朕方創始先謀而後官行馳節鉞以副便宜爾亦與江東父老再宣義問廣其德焉

諭巡撫徽宣池泰等處地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金聲詔
爾徽州視金陵股肱之國也太祖杖劍發劄於茲爾以長城託於桑梓展厥新猷則豈可量乎前有巡撫六府御史賀登選及屯馬御史胡時忠皆敦茂貞實不二心之臣也爾亦嘗與握手商救時之務乎朕有南陽故人包鳳起向以雋才爲中外所推或假節鉞今在何許有環舊學官馬應禎亦唐國護衛有嚴陵牛牢之風聞皆往來徽宣姑孰之間爾幸與賀胡二侍郎察其所在爲朕致之厨有腐肉則賢士不附遺簪在山而家人不親爾以匡襄餘閒思朕舊服肅清瀝澗又豈可緩乎幸悉圖之

諭溫處總兵葉光謨詔

爾溫處之於福閩股肱之國也朕將挽滄海而洗江漢則爾其

右臂矣朕卽位甫五日而爾首先歸誠勸諭官民去逆效順朕甚嘉之昔我太祖初興而俞銳國以水軍來歸張蔡公以舟師自奮雖遭遇異時而忠貞一也溫台距京口不千里聞其水路曲折皆可停泊隨風引帆皆可達於大江爾能以長鬣戈船沂上揚子與大軍會於燕磯 旣靖則四海安瀾矣無徒曰招一邑討一縣示以兵威使沿海居民引足無措也今以特恩授爾正總兵再加二級與關防一顆建牙府治仍賜蟒衣一襲准其腰玉巡判李兆星釋其離任之罪加陞三級參將王朝昇陞三級督管中軍事以俟敘功其士民倡義助順者生員各授試中書舍人百姓卽授欽依守備嗚呼惟天輔德冀十夫之同心有道易與弔萬方之無罪是我太祖之天下也毋以逖遠替爾前勲欽哉

諭兩浙效順士民詔

爾負海之國被冠帶而說詩禮二百八十年矣漢帝嘗云江南多好人謂爾越州也朕高皇帝九世之孫痛哉士民陷於湯火每念江東豪傑所出欲與二三子弟廓清海宇寤寐思服三月於茲而爾溫處副將董光謨率先效順巡判李兆星回守本郡參將王朝昇幕丞許琬守禦吳國杰等各奮志勵忠保有淨土以待王師已經旌別敘賞外又有溫州舉義士民若周世發何兆龍陳文達張世保國家慶張守初國電陳文通鄭維城黃中位王國斌薛廷賢丁祚翁亮王世昭王安邦張兆寵賀機潘雲鯨朱子寵楊廷忠張國輔陳宗相朱國典侯應亮徐應化彭光顏陳應爵及梁挺芳嚴維式陳璋張雲麟等三十二名其卓然自著者生員卽授試中書舍人百姓卽授欽依守備又若副總

兵李唐禧所報紹興府蕭山會稽山陰上虞餘姚等縣皆有倡
義擒 官奪回印信者及海寧縣義民不肯剃頭盡
皆與田疇同風不賣盧龍之塞宜察其的實姓名依溫處等例
授與中書守備等銜以鼓忠矛而策義厲至於縉紳尚須入覲
以別資遷嗚呼祖德在人流風未殄觀爾東南之先聲即是敷
天之眾志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諭浙東士民詔

爾天下冠冕之國神禹所奠靈秀攸鍾我朝三百年忠節勲猷
爛於史冊邇者留都委轡臨安不競朕在閩中卽位方數日乍
聞錢塘知縣顧建成死綏朕爲之設壇祭奠又聞劉宗周指水
自誓祁彪佳倡義隕身朕對邊臣揮淚衣袂盡濕此皆發於繇
衷非有所要飾而然也比乃聞溫處台寧一帶士紳共起捐貲

堵禦

官或奪回印信或殺賊

若温州縉紳已先具

名通啓朕甚嘉之爾會稽上下薪膽餘風英賢從萃若舊大宰
商周祚宗伯姜逢元司馬徐人龍太常卿金蘭大僕卿姜一洪
來方煒大理丞章正宸藩臬舊臣王思任潘融春等亦皆先朝
之著蔡也至若詞臣詹事余煌朱兆柏官坊陳之遴等皆行鏘
璜瑀音吐宮商豈有忍視鄉閭坐拜 之理今除祁熊佳曹
廣陳相才原仕閩中例應來就考選之外其有能董率子弟
十數名而上奪回印信一二顆而上皆給與七品流官
文自中書行人武自都司守備其有奇能異等用少破眾轉敗
爲功者雖高官厚爵朕所不靳也嗚呼文成忠烈俱爲里社所
宗種蠡倪然豈必異方之物心力旣專才智自出今遣爾司官
魯良梓專勅一道宣諭浙東等處勿以道遠而貳爾心欽哉

諭杭州士民詔

爾臨安南服之都會郡邑之冠冕也以金亮之猖獗瘞蹟於皂
林今以區區 飲馬聖湖而爾等強顏 趨風使高皇三

百載禮樂之宗復歸腥穢不待智者飲恨槌心矣朕卽位甫數
日聞錢塘知縣顧咸建兇危授命朕爲置壇建祠臨祭極哀旣
又聞詹事吳太冲進士陸培等亦各仗義不屈遂志隕命固皆
一時之賢也風雷洊驚金箭垂盡朕以間關入閩未能秉麾弔
此一方拯我百姓非朕之咎爾誰乎朕今已揚厲六師刻期撻
伐爾臨安九邑人才甚多暨於樵李吳興熊罷龍影之士投袂
應節此其時也爾大理卿沈因培舊巡按陸清源巡撫錢繼登
行人費景烷等今皆蒿日時艱縈神世務寧無刎頸之士先我
戎行曲踊之倫超於後乘乎而寂寂如此不獨鄧禹耿弇爲能

笑人也朕破格用人賞期必當其孝廉茂才能獻奇致精資我
興復者朕皆莊幄虛左而待之耑遣行人昭播朕意朕不食言
欽哉

諭溫台士民詔

朕起南陽遭家多難邇逢國恤奮翼明夷間關入閩文武勸進
箋數百上朕未嘗不北望揮淚摳衣引卻也獨以三月無君祖
宗匱祀勉應臣民以折 之氣或終日輟餐或中宵起立批
荅蠡午手指爲痛古人嘗言爲天子不如諸侯王之樂朕每愴
念生民倦懷君父蒿目兵饑焦心湯火仰視元蒼如或迫之卽
欲追尋故藩退守翰服豈可得乎爾台州縉紳王立準陳涵輝
等武足折衝文垂黼黻諒亦知朕區區之懷非有所利也溫州
縉紳李光春周應期林增志李維樾王維夔等皆嘗揚厲崇階

策勳中外嘆鳴鳥之未聞傷拚蜂之不造而詔書已到嘉告尙
遲豈扶杖之違情何一見之難決也朕已勅諸元勳大張撻伐
其先委順士民芻蕘可採者已具有聲錫報其來誠爾孝秀而
上紳衿而下攷春陵之遺風追瑯琊之故籍繹厥敷時敦茲微
管徧告富鄰何可後也茲報功明典已備在詔書中今再遣車
駕司郎中周焯新前來垂申朕意欽哉

黃蜚可掛震鹵將軍印正總兵制

洪思曰蜚頗有匡復之志南都陷後猶與向明時朱贊元胡學海十六鎮皆在江上往來池皖間黃子知其忠純可任事故有是命蜚果大破敵於燕子磯老龍潭而後殉難甚烈乃詔贈震鹵伯祭八壇

勅總兵黃蜚爾遠左之飛將也古傅長劍陸斷蛟龍水刺犀兕
將軍之謂矣比以五鎮乖離師徒散潰飲馬大江將

軍獨能整旅殿後志圖興復有祖逖擊楫之風洪思曰九月黃震鹵果合向明

時十六鎮大破於南都池皖間燒數百艦死者以計生得劉花馬良子等將又擊死平南伯於京口功雖不成海內震

焉朕甚嘉之今閩粵貔貅尙逾十萬謀雲猛雨咸切同仇朕懷

薪膽率先多士欲盡掃以纘我高皇帝之緒自肅鹵許國日謂

肅鹵將軍黃斌卿也乙酉八月封肅鹵伯諸將而外誰當與將軍共事者傳曰得道

多助記曰有志者事竟成將軍曾與斌卿等共事故咸推轂將

軍今可加將軍劔印而道遠未達嗣當入覲孝陵與將軍飲至

於龍江之上克復南北破格之典具朕詔中相信如何

制

山東道試監察御史制

洪思曰朝廷方憂二侯之私人必遂紛紛爭以言利進大若民矣又朝廷初建所慮者亦唯一年百有三十有一萬九千一百六十兩兵餉之不足耳忽有一少年自請欲為朝廷理軍屯及捐助凡四事而二鄭保任之必欲官之以山東道試監察御史謂理軍屯有神兵餉大政一時朝廷亦安能不依之子乃為草是制其反覆嗟

咨無一字不憂其病氏也言之甚於流涕宜二鄭之鞅鞅然子與朝廷亦安能事事不與二鄭忤

勅爾名門之裔以孝廉起家能留心軍屯注思兵餉亦可謂識務知心矣衛軍三百年存者不能強半補其逃云則勾稽為擾抽其大戶則一戶兩軍眾議加鬻寨兵亦皆農民也歲時鼓舞則為寨兵登之尺籍則無一願者捐助本乎人情屯田原有舊米此四者何以稽之使民無怨嗟眾皆胥効也爾少年多材蒿目國郵必清衛軍使補伍者不鬻清寨兵使歸農者無怨理捐助無抑勒之嫌察屯田無重捲之歎亦曰寓兵於農察田歸米順人情以成治法而已爾行勉之朕破格用爾亦謂韋張之家象賢必世非謂二侯郊曰謂平鹵侯鄭芝龍靖鹵侯鄭鴻達也保任責效非難也爾任此四事有裨於國無擾吾民朕實眷爾不然責有所歸欽哉

金聲可提督徽宣池太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制

勅爾徽州六縣暨於宣國山峻水清俗險而民好義自比年以來寇攘煩興黔滇楚蜀之兵往往假道擾我生靈爾詞臣金聲能糾合閭井坐而折衝使新安老穉脫於湯火雖田疇之守無終逢萌之保東海何以加焉今將假爾節鉞撫綏茲土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徽宣池太提督軍務糧餉平鹵恢復仍帶詞銜與方士亮游有倫共商兵食以桑梓為任朕用漢唐法而破今之拘然惟賢如爾則可不許援比為例爾其亟蕩滌腥穢甘膏吾民行將爾廟廊覲我高皇帝之靈朕誓還一統於南北功分全半賞格具於詔中其自勉而遠布之爾尚欽哉勿替朕命

誥

川湖雲貴督撫何騰蛟誥

卿朕之故人也念在咸陽肱膂與共殷憂多難何可弭忘今天下雲擾賢豪遵養未有應者獨使

張禍均晉宋是卿與

天下之所共痛也朕真性恫惻卿所稔知令太祖列宗三月不祀卿謂朕能忍之乎聞中豺豨如林鷹揚輩出欲乘勁風此

然而卿舊治朕之右臂也聞卿弟姪隕命深用痛心又聞

至湖中再還湖南湖南諸郡尚我故疆石柱鎮諸長司素質

直好義誦我明恩秦家筭流每每立功塞外而况於七尺男子

乎卿可為朕問諸賢豪義旌勝鼓乘流順風何難之有便可佐

國家者率以朕意布諸中外俟江漢廓清入覲孝陵朕與卿執

手道故曰鳳陽麥飯久未報者或不遠矣路皓月留心於太湖

訪之俱朕心上事也為此專人特諭并使諸長司咸知朕意

黃漳浦集卷九

策

萬曆四十有六年鄉試策

洪思曰應戊午鄉試也子為諸生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故其直言時政深以黨患邊患為憂已如此一時幾為劉贊矣神宗末上倦於勤下無良相正學衰而邪說作汝中宏甫之言滿天下所憂不獨二患之方深

勤政第一

夫帝王之道法天而已矣天以虛故無為天以健故無逸無為故治無逸故壽世無與天爭治亦無與天比壽然則獨無不可以致治獨有不可以致壽此周公仲尼所以逆閉於其始也何也天下專靜葆真之說皆可以治一身而不可以治天下廣成所授黃善卷所授舜皆本於艸野之飾說而卒頽為風影而無歸故方今所謂元氣神氣者亦宜迂儒置不陳乃道有至要可

壽可治壽則渺喬松治則齊唐虞亦可爲當寧進一講也旨哉
子思子之言不息也不息而久以爲壽不息而徵以爲治至壽
配日月至治配天地此其說皆取諸乾而本之周公仲尼此二
聖人者精於易也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其乘除之說萬五
千六百二十有五故爲列象所宗以天地之至壽用之者永國
體之者永年不可易也唐虞兩帝享國百五十年未嘗以一日
自爲天下朝命二十二人各欽然無曠不以艱虞叢脞累其君
一日舜思爲衣裳簫箛五采十二章六律八音之樂而禹趣比
之丹朱傲子晝夜罔水頡頏行舟者以不保其性命嗚呼摯哉
有商高宗享國七十年則亦惟傳說甘盤之故而文王自中身
至九十則亦黽然以託之四友也乾也者具六陽而後成焉世
豈有逸其四肢孤運其心而可以享年者則亦豈有逸其身不
運其四肢而與金石共無敝者乎殷周之間自中宗而外享國
至久惟周穆車轍馬跡欲窮歷天下而卒以百壽獲沒於祇宮
則於甫刑之書大有取也彼其反覆丁寗克審念之於周公之
意豈相遠哉漢武享國亦更七元行迹類周穆而數亦近之試
繹其元封諸詔與輪臺之思悠然已不下呂刑也此二君者皆
近於壯史而遠於乾故徵豐於壽而嗇於治然後世之言神仙
西極褰裳濡足者又輒宗焉夫使深居清攝而可得壽則周穆
漢武宜夭其天年又使養真守齋可以託天下者則是與豹面
虎齒戴勝穴處者而共爲帝也自古創業之君與中興之主其
保祚皆長大抵其精淬力勵亦皆有不息之意焉周之宣平視
商高宗則固庸主也而考之載籍宣五十二年平四十九年無
亦其以雲漢匪風者有以惕其心而震其年與我太祖手闢乾

坤復義農堯舜之天下祚以億世何足爲長然猶心慮後者漸生則逸嘗教諸王暇日引弓馬抱重石耽玩無逸諸篇世宗中興厲精爲治後頗益綜核而及其旣也乃亦微託於無爲以啓其逸心一時大臣亦有心附異說愆愆爲西宮之事者夫彼豈以風后力牧襄城七聖者實爲崆峒之言者乎三代以上臣皆配其君故罕有君不及其臣三代以下臣皆不及其君故君之志奢而臣不敢以爲閑猶短繩之屈於長木也今天下所鯁鯁慮者謂今上之法肅皇而過於包茹與彼時微異耳夫今上卽淵默似一切爲不與而渾厚之氣於今未傷權阿之多落言路之傾仄未有至於彼時者也所患諸大臣徒託爲雍容無實有經國之意以聳於人心而諸羣臣又率呶呶爲不切之談以瀆上聽令其薄焉以爲是爭邇言者之不足與謀昔夔典樂而其自言曰予擊石拊石鳥獸率舞益亦曰上下艸木鳥獸咸若夫當虞廷而鳥獸來格鳳凰趨跄丹瑄寶甕出皆其臣之爲也而上安受其功故得喜起以共爲福今羣臣之言皆泛然自騁其臆動數千言及其不信又以叢脞震其上是今日所規用爲瑱也而猶以冀一旦之悟豈不難乎雖然猶有慮焉高宗享國七十二年而卒溺於祭祀彤日之書譏瀆也母亦有黃金祀竈之意歟凡長年之君未有不溺於此今母亦有其漸歟故曰陽德衰則陰節至老之戒得雖聖人猶談之然則如之何曰爲大臣者正已而漸閑之柔從而彊守之多致其身以親之勉勉自爲而後申其言昔伊尹召康公皆百二有餘歲以壽國而壽其君是則大臣之務也

正學第二

萬曆四十六年鄉試○案此篇及下邊防篇皆從鄭白麓本補錄宜與勤政相權黨禍等篇相對

道統之說爲聖人而開者也聖人不出其緒滋繁記者以爲記
誦者以爲誦學者以爲學教者以爲教故記者得口誦者得耳
學者得胸教者得指皆影其一端以象其隻體而必自以爲聖
人拳曲其緒謂統在於是此子夏所自疑於西河呼天而忘其
罪也有宋諸儒自濂谿始以爲直接洙泗遂掃古之所尙以歸
之豪傑謂未窺聖人之道吁是矣彼諸夫子堯言舜趨恂恂若
恐墜者吾服膺焉爾至於洙泗之源吾未識其短長也昔衛將
軍文子問諸子於子貢子貢舉十二人焉文子曰以子之言則
一明王之相也子貢退以告夫子夫子又舉七人焉范文子桐
提伯華士會晏嬰伯夷叔齊柳下惠者是夫子之所取也夫子
貢與夫子之論人若此矣卒未有剖之爲道德與豪傑者而性

道命仁又夫子所罕言乃取所罕言者日夕而研之以爲入室
爲升堂豈不異哉夫誦服聖人則必知聖人之微意而默焉存
之夫子之罕言命仁不言性與天道彼其意誠知後世而下必
有創爲異說以鑿人之肺腸以爭此一言之得者也而卒自驚
焉陰墜於佛以顯爭於禪吾知其未之能爲也有宋諸君子旣
不得於時則退修其身若孟子所謂窮居見於世是亦聖人之
徒矣而必以爲聖人之統必至此而開則將何所置彼宋前諸
君子也哉伯恭之沒也同甫弔之以爲有聖人必有聖人之才
之識而元晦深病之以爲不尊夫直以爲窮居見於世則不尊
何病焉而必以爲聖人者是何也故以理而言則心性不必爭
以道而言則聖人不必營陸氏之必言性於性未必合老氏之
必言道於道未必明夫聖人之道則曰博文而已約禮而已矣

荀況曰不明王道不述禮樂而日爲輿窳之論者天下之陋儒也荀卿沒而賈誼董仲舒申培韓嬰劉向鄭元應劭賈逵吾猶有取焉若夫廣六經之意發自杼軸適值其窮近於仲尼之遭者其惟王通乎夫有宋諸君子迫於戎狄治統旣絀而欲以道統自與則何所獨自爲門戶必是此而非彼故致知王靜者之至今爲梗也是以道莫大於不爭而學莫要於克己豪傑之與儒者均之可爲聖人故以子貢而述諸子則董生河汾濂谿伯淳正叔橫渠堯夫考亭是冉雍顏淵顓孫師子貢子夏宰我言偃曾參之行也以夫子而述諸子則賈生葛侯李友靖韓魏公司馬君實范文正是范文子桐提伯華士會晏嬰伯夷叔齊柳下惠之行也然則聖人右豪傑而左儒者乎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聖人之微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雖聖人終其身猶自以爲未有焉爾

相權第三

荃玉器而尙寬宰玉柄而尙斷此雖世之恆談而理未有易也何也王太尊而過於察則下難堪相委權而眾爲託則上不任然而王不以權與相則下益疑相又以權自與則法必亂是以君釋相權而一歸之人王再釋其權以公與之相則天下治矣昔者堯未舉舜岳牧是謀共工伯鯀堯明策其必敗而猶聽之試異及旣得舜宅揆是謀流放殛殺眾或以爲太過而獨行之不疑夫其先也堯不與岳爭智其後也舜不與堯爭仁爲堯者不亦神乎舜旣代終重咨四岳以命九官曰能則能曰諧則諧夫舜不以前之舉凶罪四岳亦不以後舉疑前試而唐虞之寬斷概可知矣三代以降上疑其下下窺其上齊桓公旣得管

仲唯管仲用舍是聽或謂桓公曰管仲樹人矣亦耳而目之乎桓公曰吾於仲父既耳目之矣而又耳目其人則耳目人無已時也故爲上者無私鑿其耳目則聰明不障賈生曰易喜而難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者宜爲貴上難喜而易怒則人易危忘人功而識人之過則懷才者共退是以王術貴周者是荀卿所深詆而夫子所不取也凡奸人之欲以煬其君欲以中外之隔陰窺其術者則必以上之權爲周故欲用一人不以聞於人欲舍一人不以聞於眾出一人而用之舍之使天下震不測焉自以爲忠而實足以亂天下何也君相之情不宣則闈寺之言必秘以天下之功過託之陰人之喜怒以隔牆爲王術者宜有識者之所不取也子曰其爲上者可望而知也其爲下可述而志也荀卿曰王術貴周則上愚其下而下述其上矣

是以天下無難知之人而不可必其用有必用之人而不可必其不逐上之人恐以用之逐之爲天下料也唯其必出於己故其道益詭而靡常春秋之法使人自相舉也故晉設三軍而六卿皆備范宣子讓而羣下皆讓因讓而與之悼公不疑漢代之制亦使人自舉也故賈翊之短左雄而左雄不敢以爲逼斗辰不以代日月日月不以代風雨今卽法不得以自舉獨不得與眾舉之眾去之快然而無所晦昧乎夫爲人君而與相臣爭用舍此天下之不祥而庸主之大疵也昔唐室之盛而有除吏不盡之嫌陸生之信而無以去內批斜封之弊故其時用舍無足觀者惟李公之訪裴令也出其疏中三十餘人數日之間用之殆盡史籍以來獨此一事差強人意耳今卽相臣不得自用舍獨不得舉其應存應去應汰應留者慎簡其事而以去就爭之

乎

黨禍第四

朋黨之故今人言之詳矣聲味之滋晏嬰辨其始水火之論司馬正其終然而同異互見與世俱生方爲調之適以黨方爲解之適以爭末流之勢崩潰愈甚識者讀詩而欲以反之無競夫無競者聖人之心非君子所能及也吾以觀其競端皆不始於君子之立見小人之褊心而始於主上之不攬權夫主攬權則禍福有歸禍福有歸則是非定是非定則議論息而賢智愚不肖皆可以各營其局古之立官也各就其屬或終身不更其事主德之闕則各以其事諫故謂之官辨六屬之計利弊相因出其短長以至相成故謂之官聯辨則不黨聯則不爭辨而黨聯而爭則以付之司黜正其曲直故其士力於行事而不樂爲議

論夫議論者言凶之械而戎好之門也主權委於上則士議競於下甘陵牛李朔洛三議之興皆於季世也然其敗不同漢季之敗也范李諸賢起而維之不黨亦敗黨亦敗然而黨猶以折闔寺而短奸雄之氣唐季之敗也不及漢宋季之敗也不及唐而宋以正唐以邪唐以角小人之威燄宋以鬪儒生之間氣夫爲唐宋之諸君子不可以已乎臨川之橫恣非有突厥吐番之暴也雇役助役非有悉怛謀之慘也歌不哭哭不歌非有維州涼州之繫也而交構至此夫於諸君子無責焉耳獨惜夫用者之乖於道也用乖其道而欲其不爭猶以黃耳與瓦甑同爨也以黃耳與玉瓚同爨置水焉而撓其中則或碎焉或闕焉而況與瓦甑同事乎故士如器也上如衡士如水也上如準夫上無以平士而使士自平其畛猶無衡而量器觸手而軒輊無準而

量水瀉地而東西決也周祝曰治天下者用大略火之性故飈
上知時者隱約水之性故趨下董仲舒曰地見其形而天藏其
光爲臣者職地爲君者職天天藏其光故其神不測地見其形
故其高卑險易可得而材也夫不材其高卑別其險易使人處
之則是虎豹龍蛇之所穴處也何日平之有易曰無平不陂無
往不復凡人心各有爭氣十棋之言而有彼此焉則袒已左
右矣唯上之人一之於法則下之人不得不出於道故曰道由
法立者也和由禮出者也韓富之時相爭下殿不失和氣非二
公之能而權之歸於上下固有以用之也數年以前諸君子曉
然亦有朔洛之事今旣幸自銷融而猶似有輕重之數勤當道
憂者夫亦自竭其心力以効匡策則是非之氣固已化爲盡瘁
矣善哉程伯淳之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事奈何以勝氣與之夫
以勝氣而與一家尙不可况天下乎詩曰各敬爾身不畏於天
是之謂也

邊防第五

天下之事有緩急時有利鈍謀有寬斷千步之內夷險易形一
日之間進退殊算以目睫而決千里之變誠非儒生所能籌也
長老常云 兵過千人則不可當此亦晉宋之間造以嚇兒
啼耳非其聲實也 之數勢不分大野先之種未殄於北則
之 不盛於東猶水之謝木也唐宋以來都陝及汴驕子
之氣溢將無同太宗以百戰之威深入 方而無所得宋遂猖
獗以奪遼東之地方今天造燕山王氣所萃而

譬之飛螭左右叱之卽時驅時反豈必操劍逐之
哉昔漢文帝以書問太子家令條上兵勢已盡於此矣彼其時

匈奴無甚長技然已常剽漢兵數十萬樊噲議橫行而劉章以爲可斬也今里直兵過數萬烽火之勢耀於東關而愚獨以爲無害者天人之數固不及此也非天人之數必不及此凡彼所

於我者皆有奸人窺吾之罅以爲吾將士皆藏頭膝間必不暇爲大舉故耳夫吾卽不大舉而勤徹其桑土以遼左與之悉遼左之力宜無難一

者又取半年之費以潛備於西北卽以駘納待

奚失乎夫天下大勢所可慮者二三衛之屬迫於肩背榆林閭道北鹵可通又左顧北關一綫之隔吾重城北關則里直以爲辭夫吾不懼里直以爲辭則必不求之里直亦不徒求之北關

之屬早借牛種逼於咽喉通州之漕數日可至又議奪南關百一之虞吾安棄南關則漕河以爲命吾不懼漕河有事則不求之里直亦不更求之南關夫不求之

里直不求之二關而必以爲無患者是艸野之所誑也夫艸野不誑而神器不驚則吾內取之耳晉澶淵之虞萊公以求之君身而天下晏然况夫御極赫然一旦之便而人心共肅兵不更議強餉不更議足將不更議良賞罰不更議當義馭之下颯颯坐銷是豈煩屈五指而揮其塵尾哉故合帑鏹之發必不繼也召募之兵必不練也利啗之將必不戰也臨時而計之必不辨也今則釋寬坦之地大城而將壘之則亦必有經歲月之備必縱騎士而營屯其間則必有數百里之堡必以秋高馬肥僅僅爲防禦之計則聞之遼人遼左春肥蘆高於馬馬噉荻驟肥馳驅倍於北狄而雲中上谷方有花馬之守豈不大費事乎爲謀期於萬全今必以目睫而決千里之外則愚生所不取也

蓋憤神宗既倦於勤常不復視朝舉朝莫敢言而羣小又競以深居無爲養真得壽之說進諫者益不敢初場中但以治道爲

第一問故黃子直言勤政專以無逸對謂帝王之道法天而已
天以虛故無為天以健故無逸無為故治無逸故壽時典試丁
太史紹軾欲以子卷置第一及閱是策有曰世宗中與厲精為
治及其既也亦頗托於無為以啓其逸心今上之法世宗即淵
默一切為不與而權阿多落言路傾仄有曰所患諸大臣徒託
為雅容無實有經國之意又閱至邊防之策皆疑其言太直恐
為朝廷及諸當事者所忌低回久之乃竟置為第七人黃子之
直言敢諫蓋為諸生時其所學已如此矣彼區區之科名得失
上下又曷計哉石秋子師每言後竟以黨患邊患云其國其患
蓋成於神宗之世諒哉此黃子所以痛哭於秋試憂之非不早
也

天啟二年進士策

洪思曰應王戊公車也時場中分考者博羅韓公日續
得是文異之曰此必闕中黃幼也而已而果然一時以
談為美

學術

愚聞多欲之臣勿與言格君無術之學勿與言諷古古者圖象
已出制尙繁多諸神聖皆知丘索之為虛文將舍其象器以求

於面對口授之際故黃帝之師三人大墳大撓大真顓頊之師
三人綠圖老彭伯夷其後帝無常師呂尙以先朝之老西面而
授黃顓之道曰敬勝義勝二者而已夫黃顓之道得於六師呂
尙兩言而舉之曰敬義故知典籍之原厥有其要教學之道存
乎其人古之賢士若尹壽西王國務成子光貸子相之流亦皆
草野隱茂無甚誦說而堯舜禹湯咸共東面拜受之者何也凡
古之賢士皆非其身澹其知堅譽其志誼無膏梁子女玉帛之
奉以耗其外無是非愛憎得失之慮以敗其中其為帝王者雖
如黃帝堯舜猶畫其衣裳冷供其內果女鼓琴欲觀古人之象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出有讒慝之言於是自紉其道以請命於
巖野退而與諸臣講論於庭其時有禮樂刑政六府三事而無
易詩書春秋其有講論而為易詩書春秋者欽若昊天敬授人

時帝與羲和之講易也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大禹之陳範也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大禹之歌雅也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之賡頌也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史氏之陳風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大禹之說春秋也夫
古之講說者如此故昌言於廷而後世爲憲今之講說者火動
於上澤流於下兩意不相濟無故而開一成說一若有迫於故
事相應而不可已者然是以上聽益高下言益迂聖賢之力進
距於旒冕退距於屨齒中立而無所宿則亦噫噫云云而去是
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三公坐論一變而爲講筵與夫矇瞍誦
詩史獻箴百工奏技之變而爲俳優也兩變者先王所至慎而
寢爲流靡也是則今之賢者之過也故曰天下道盛則臣賢其
君典籍之言存於人天下道微則臣不及其君而以前人之言

蹟於鬚眉昔者成湯之學不及伊尹故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傳說之學亞於高宗高宗曰爾尙明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夫伊尹學於堯舜故以堯舜督其
君高宗學於甘盤故以伊尹督其臣此兩君臣者升降微殊而
原本講論則一也今天子學多天縱齋室東向之典不復可求
而其羣臣風旨言論率無有遠當於天子之意每遇講說天載
彛默則高誦典義篇竟而退記曰天子入於太學承師問道退
而攷於六傳大傳有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故古之天子不率
不則天子之左右則皆有罰也今之保傅必垂首容容以事天
子之左右而欲其引古據典微言讜論有益於天子之前則豈
不難乎漢臣樊準嘗稱孝明之世多徵名儒以充禮官每讌會
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羽林介

胃之士悉通孝經匈奴秩警車且之長悉來就學詳思其言欣然明盛今土不靖方一無妨於內治而談者遂以辟雍四學上親貴仁上齒貴信上賢貴德上尊貴爵之爲迂務其最下者乃以埽候爲講論夾刺爲詩書門譜爲函丈青蚨以爲意白鏹以爲旨相聚而講誦之嗚呼此聖賢之所以不靈而詩書陳說之所以無效也昔當宣宗章皇帝時則有楊黃蹇夏終始一德講春秋則歎聖人匡時憂世之心講周書則嘉周召令王賢臣之治孝宗敬皇帝時則有徐劉李謝對召從容文華講後優渥之頒平臺暇日密勿之諭今天子溫恭濬哲月恆日升遠追黃顛敬義之宗近法祖宗聖天之學是在執事反躬自擇術焉愚疎賤未之知也

人才

才智之於人若精竅之相麗也筋堅於內而動生其間藏精於心而識通焉故去節之才喻於饋肉隨動而不久去智之節喻於骸骸趨死而不生聖人非貴不死之智而賤不生之才貴夫生天下之材而成天下之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宣用終日此言夫秉節而能智者也天下多故則賢者取以自寶而當事者所不敢說所敢說者因事識幾見微知著可以作可以止可以生可以死識幾而作者周公棄龜而決翦伐之師仲尼仗劍而肆萊人之戮見微而止者楚子勝鄭而有憂色范燮反師而命祈死識幾而生者晏嬰升車而止僕夫之騁韓厥引舉而避二族之兵見微而死者狼曠擇地而成功於河曲下莊攄志而致命於齊師故豫之六二則有二義焉六二之動言豫之解也解者懈也豫者怠也處豫而懈

黃浦集卷九
三
怠則禍患生焉其爲象也雷動於外而險生於內丈人可出長
子可去其爲師也不可以久處此一義也君子謀事知常之爲
豫通變之爲解知常而通變則卒撼之不可動驟掣之不可反
其爲象也坎止於內而物震於外其行師也先計而無不當此
一義也故豫之六二兼此二義者吉凶先見其道甚微聖人恐
人之易動故係之貞吉言不貞則不吉也其應爻曰貞疾恆不
死言不貞而疾則必死也今之建侯行師者爲智則不豫秉節
則不貞臨事則懈當幾則不解猶豫而前卻故聖人惡之以爲
反顧之獸也惕之以介石申之以不終日言委蛇觀望延靡歲
月者之必不可以大作也是以古之君子其秉志也必堅其慮
事也必審其發機也極疾相機也極慎不夜行而惡陰不日行
而惡影攷其爲動本於明瞻而存於沉決明若洞的瞻若矢發

沉若虎視決若兔脫皆至之不違頃刻中之不爽毫末是以留
侯當食而銷裂土之謀淮陰解縛而資左車之說孫郎斫案而
子布懷慙張華斂手而當陽決策裴度摧摺議而與李愬圖功
符堅誓族人而授於景略此六七公者豈輕於嘗試不終日之
計哉其持識甚定取力甚固介然必發然後一日而從之也故
古今之事有不審其幾察其動以一日嘗試則必取笑於萬世
而豪傑持之皆不至於敗者曹操以六十萬之師冒暑而越荆
門符堅以百萬之眾棄都而入淝水突厥吐番以兩不相下之
戎遠至而趨利契丹以三萬之騎歷千里而犯澶淵若此之時
卽談笑博奕單騎免胄飲酒酣謔四五日可了之今使寇無萬
里爭利之師而欲收淝水荆門之利將無三矢再復之威而欲
慕免胄單騎之烈以盤石泰山之勢而謀爲棄河北十六州之

事從此而言智與才言才與節雖取其骨骼漉濯而雕琢之不復可得也然則介石而識幾其道將如何子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知幾其神乎上交而諂則利薰心賄賂通於上下交而瀆則欲薰心賄賂通於下賄賂交行而神躁智昏天下才節之壞蓋在於此維當事之亟留意也

察舉

古今之治相反而不同蓋若乎素之倒執也古者周官廉察其下弊以六計廉善爲首廉能次之其意蓋主於舉廉廉之道主質今者周官禮察其下弊以六計禮豐爲卓異禮歉爲不及其意蓋在於舉禮禮之道主交此兩者皆計也皆足以弊羣吏而古今不同執若乎素噫爲此言者謾矣君子惡謾言而重法士記曰大臣法而小臣廉言法立於上則廉成於下也夫聖賢之

道自詩書春秋而外亨利之道開於易稠縟之儀受於禮易曰包有魚无咎魚陰也包伏也陰伏相加義不及賓言饋遺也禮先幣帛而後以金故曰龜爲前列貴知也金次之見情也由斯而談饋遺之道聖賢不刪然而聖賢不著以爲法惡其流之必濫而由其道之足以殺人夫古之官屬甚簡廩餼甚厚歲時聘享不合國之力不舉故其舉之甚文而天下不以爲弊今之官屬甚繁廩餼甚薄歲時勞來不竭一人之力不舉舉之不文而津要者因以爲戮故曰官邪之生由於賄賂賄賂之生由於吏雜今天下固患吏雜也吏雜故實不清實不清故賢否溷賢否溷故等級淆等級淆故約結者思奮而通神者相效今之懷錢裏金晝過人門氣充色揚者非無賢人者矣以爲不如是則不足自致及其自致而又將取償焉故自是朝無清人也詩曰

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言吏雜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言賄絀也
當漢之時天下大郡蓋百二十縣至於今不啻再倍計孝廉之
數邑戶一萬歲上一人不滿二萬三歲上二人於時廉吏亦不
甚著其最著者循良而已今天下三歲貢士率千數百天下實
戶未滿千萬不上數年而萬家之邑士夫數十諛諂相先侈靡
相耀其子女親戚僮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諛詬
恣睢而取力於官當道者因以淺深高下之在門之鬼銜尸在
車之鬼張弧固其宜也夫天下之財不湊於販負則湊於權力
若水鳥之趨溷唼喋而不可止也一派以灌田蕩以浩潦則短
脛長喙者飛逸而不下何也其肥不在也爲國者慎知其所肥
蕩決之以與百姓故吏簡則其實清實清則賢否不溷賢否不
溷則有才者不與有力者鬪勝上得以行其察而下無與藏其

姦詩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不容姦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蓋言察也魏武之時厭諸將士困於橫取嚴削將軍卿相而下
有司入官舍至有自攜瓶榼徒步而出者當時非之然則橫斂
之氣亦以衰息徒以選舉不精天下計弊終不可立是以欲弊
天下之吏在於審舉選審舉選在於簡立法簡立法在於天子
自操柄夫天下之計詳之而猶恐失簡之而謂可得者何也繁
則人共爲政簡則眾不分柄也吏法簡而後禮樂脩禮樂脩而
後廉恥立廉恥立而後時膏沐之不疑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
右親包苴時有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下戴其上孔
子讀詩至於木瓜而歎曰吾觀木瓜而知包苴之禮行也夫包
苴者夏王所以罪已而仲尼以爲禮由余以爲道故廉恥立則
膏沐而不疑簠簋飾則獵較而無害賈誼曰投我以木瓜報之

以瓊琚上少投之而下以其死報是則聖賢所稱謂上潤下者也非下炎上者也損之象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夫損損下以益上上以是享而下以是報則二簋奚薄乎上法不立而責下以廉猶流惡於汾澮揭竿從之而逐水鳥也

考課

夫治國之要莫大於慎所課上慎課則下敏道古者聖人求言於人求行於身故其臣坐而先言今者聖人擇言於身督行於人故其臣奔走而猶不暇夫既奔走而不暇則必不敢以言爭勝於人不敢以言爭勝於人而猶患言者是上不督課之故也夫爭言舉勝則下躁躁而不和在於下督課居勝則上躁躁而不和在於上二者奚擇之曰與其煩言以競君莫若競行以煩臣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

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益寡夫使君責言而使臣死祿雖王者必由之非缺急之道也人皆死於言則言者益寡人皆寡於罪則辨者不繁古之聖賢因其所能神於其職而不怪於他有虞之庭二十二人時亮天工各不相犯也皋陶以士師而兼司馬之責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其後伯禹亦以司空兼司馬之事曰咨禹維時有苗弗率命汝徂征夫天下之艱責莫大於兵戎聖人不顯責一官度能而使之又舉其師錫所在備有九德者而出之所以簡功名之門杜天下之幾倖也夫師錫元夫誠不可得而功名之途則不可以眾倖眾倖功名則聚訟者多而左右相掣事因而不舉矣古聖人之用人也慎擇而舉之慎考而去之舉之則不輕去去之則不輕取故選舉之貴慎始也考察之貴慎終也所以防幽明之異

論而起伏之叢疵也今之舉者不慎去者太易方其登降已不足服諸亮采之心傾耳側足視當道之開謝以爲之變局及又一旦而或起或伏高者厲雲霄卑者限丘壑於是而是非雜生功罪互摘朝議之不和則始於此矣故曰聚訟之多則倖途不塞之故也倖途不塞則考課不慎之故也考課慎則詳進者不疑速退者無怨天下之才具皆得以相習而徐觀其所就今舉未定之身以試不一之口譽瑜者質玉攻瑕者抵后惠跖之族未有別也而柳下東陵之眾已起而相矛戟矣故三代以前有超擢而無起廢易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三代以後有起廢而無顯任易曰井甃無咎起廢之屢驟則自寶祿太和熙寧元豐而然也易曰井谷射鮒甃敝漏故易之井皆言用賢而其意皆至於拔引側陋寒冽之士夫側陋寒冽者不甚脩其身疏通其

知必無以自見其於權貴顯力又少所與可則獨行而不疑然而天下未有不得於權貴顯力而有以自見者也故與其考課不精屢廢而屢起毋寧以非常之寵與寒冽之士與其驟起而躡取長淹滯之口毋寧考課備具使天子自濯磨之以質於幽明之典故今之調人者若古之調金也調金之法苦不得柔三齊之錫焉而剛五齊之鏐盪焉而剛屢鍛之使不見水火焉則柔矣至柔之金比於繩韋可以繞指而不可以使割夫使國家必有不見水火之人亦非國家之福也將有相臣者體虛而納人敢斷而能靜畫一之課程於上死祿之信成於下閉眾倖之門顯白而出之則談言無功而競者可以少息矣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既疑且勞則雖終日緘默而上下不和今方立倖中之的走九達之功罔罔而任人乍起乍廢以

使人自爲聖賢而獨咎言者之已多此亦不察之過也

式士策凡五章

洪思曰毅宗二年秋八月子出典浙江試事時所示程也

求才第一

問才與運相扶而行運有隆汙則才有高下古今人之不相逮仲尼所唏每一代間興而運有初中才亦有季孟是運使才然歟抑才使運然歟抑領才與運者使之然與運使才然者運盡不復見才而亂終之運有治始之才才使運然者才盡不復見運而否極之才卽泰始之運如使中運恆得中才中才恆值中運則是殷無傳說甘盤周無吉甫方叔漢無弱翁少卿唐無長源敬輿也夫曦暘燭於上木石燃於下金玉恃精江河恃源今古王臣相距之數不甚遠也自宋熙寧而後始有臣不若王之

歎豈三代而上君過其臣今漸還於古歟抑君豐臣豐士賤士貴天人所共操柄亦各有其會歟明興教化翔洽二百六十餘年聖天子勵精極意唐虞之治而少值盤錯輒歎無才當道者至思別爲蒐討豈先用而後察與先察而後用先舉而後教與先教而後舉其報固異等歟北地李生云才之季孟猶日之有中是如以日則今所謂方中之候也宋后有云平居私議謂責不繇已當官有位則不吐一言豈習俗使然抑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耶行當爲爾發之

天地之生才古今一也才不視所生視所用不視所用視所成裁成視人主而苑枯視天地人主無豐才之實則天地負慳才之名矣凡才之生有顯藏而無饒乏有進退而無消長多顯者饒多退者消蕃變閉藏託於天地而開闔天地者託於聖人故

聖人者天地之心手也聖人出而草木以爲莫藎鳥獸以爲龜龍聖人不出而紫著以爲汙草麀角以爲疴蟲夫艸木鳥獸豈亦有運乎而變化乃爾故自聖人而下則皆中才也聖人不世出而中才徧天下噉喙之水來網伯趙之時來羅卽有聖人出亦以爲是無當於消長饒乏者天地不能自主耳夫聖人之與天地通貫同原天地所不能主聖人蓋亦不能自主也聖人而主天地則必立於函蓋之上以運天地夫立函蓋之上以運天地者必不居才於身而競於人故聖人者無才者也聖人不自爲才而才生猶天地不自爲運而運成記曰五帝相序而神農無位神農之無位猶不若文王之無位文王之無位猶不若素王之無位也古之有道者旱潦不能災金石不能傷伏畝澮而治天下天下已治則噲然已矣雖有袞鉞無所用之今投以鈎

餌引以囹籠強以鬻勒柔以稻梁虎兕雞鶩次且其間猶且不遠嗟然而來者此非中才而誰乎世皆中才因以中才位之置鋪蒙瑋扶盧脩聲時刈時播則人人可才也人人可才則敗害無羣敗害無羣則雖敗不害雖上古至治亦若是則已矣而世又慨然以爲是中才必不可用上治必不可致故苛於論才而過於求治輕於贊天地而重於繩人此四者天下之大盤也夷齊之口不監庖廚成高之步不守唐肆管樂之足不戀棧柅伊呂之手不縈纂組今必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則必敦化於百年之內薰釁以除其祥蒲纒以致其節藻稅以藏其器拜跪以神其事而禮難驟起道難廣致則猶是芻豢之引而羅網之請也且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其於遠重亦豈有立哉故曰吉量成羣必爭杜蘅澤馬孤行近於

麒麟以成周之化起於六七聖人磅礴數百年禮樂卷曲無慮千數爲祊以索其始爲尸以象其旨爲射以刑其鵠爲舞以作其氣使智士莊人變色而行之其大意亦欲使天下君子守口繫足以集吾事又恐守口繫足者之終不可厲使故又滿引動盪之若此也然且行之九十年而衰二百五十年而又衰未四百年而變矣夫以周公之才範圍天地經始百世不能使康侯脫於鼎鑊君子安其猿鶴犬戎隱於驪山江漢守其藩服是聖人之才嘗不勝運也以天地之才陶冶萬有顧盼千變而猶使君子守其俎豆小人永其絃歌戲士教其弓旃霸王擇其二毛積七百年而酒血始變是天地之才不勝聖人也夫不究聖人之治而欲役聖人之才不悉天地之意而欲競天地之力古今未之嘗有然且調中才必可用上治必可致者何也天地之治

運與古今之治才連反平陂度其相去皆不甚遠也陶唐之廷尙監言仲尼之門畏好學庸之以功則莫不功示之以藝則莫不藝會稽之山去者幾何覆相之圃存者幾何磨以劍則粟於骨括於鏃則入於石聖人之教人使人愛其才愛其才而後才不棄於天地其用人使人適其才適其才而後天地亦不咎人幼物而命之以至於老執羽而舞象非爲恭也桑弧而射方非爲空也老物而西之以還於幼鼓敗而藏其皮非爲聲也鞫死而錄其灰非爲煙也陽門之漁牧門之羅歷陽之耕河濱之陶非尙左也非尙多也人皆欲爲聖人其教之而不至於賢人用之而不至於中人不可不爲命用之不至於中人不不用之而不至於小人不可不爲性聖人者觀其始原合同而然不以兩才之情斷一才之情不以兩才之性斷一才之性不以兩才之命

斷一才之命守樞與鈞唯然而然之俟其自成天地亦已平矣
嚴父之喻子恭子之將父定人之勝天定天之勝人其情莫不
順而嚴父有夏楚恭子有號泣定人有震師定天有旱潦其才
莫不逆聖人爲之擇中而持之量平而行之禹稷之所謂平人
天地之所謂中運也人皆保其中人則天地保其中運故謂運
之可以興才才之可以持運望禹稷而羨昌時顧顏子而唏陋
巷延頸扼腕以爲興廢泰否關捩於是者是禹稷顏子之所大
歎也天地之惠生於人自謂異才人自謂異才則天自謂鈍器
天自謂鈍器則上有奇望下有窮弊阿閣之巢天老所欽而石
趙以鳳羽飾其筵旋文之圖庖皇所則而李蜀以麟羣駕其車
夫義軒之麻豈下於趙蜀之運而趙蜀之才豈踰於義軒之德
哉人皆眊於論才則不得不豔於言運豔於言運故獎運而獵

才眊於論才故剽才以充運風寒猥唏真候乃出昔之麟鳳復
衰於今之犬豕矣夫麟鳳犬豕其相遠一至此乎知道者必知
天地之運與生人之才皆不相遠也以不相遠而運之運爲一
歲故有五帝三皇卽虞典之一歲以不相遠而裁之裁爲一家
故有元春正月似文武之一家故才者裁也運者運也才者兆
人而裁之僅一人運者兆人而運之僅一人玉起於身毒之闐
山脊之以爲蒲穗之以爲穀千金百金視直於其工金起於荆
揚之右洿赤之以爲日白之以爲月或和或參視能於其匠聖
人者三才之工匠也玉琢之而以貴珠琢之而以碎金雕之而
以好錫雕之而以醜玉陽也珠陰也金陽也錫陰也聖人者謹
爲工匠別其陰陽而已矣陰陽不孤行澹澹而漸人或撓之以
平或撓之以傾水激而復圓火抑而復陵聖人欲繩之蓋有所

不能亦有所不知也古今以來人才之發遞爲嶽瀆其在王國者數百年其在世家者數百年其在庶姓者數百年庶姓之發不加質世家之發不加忠王族之發不加文世運之歛遞爲陵谷其在侯服者數百年其在寇賊者數百年其在大猾者數百年大猾歛之不盡戎寇賊歛之不盡窮侯服歛之不盡雄其間亦有誼主哲臣竭其才智自謂矯而持之可久不弊也矯弛持已不知其原則復夢夢而反之天地故聖人者必通於三才之原尊神以事人尊人以事天地天地鬪爭多黃俱傷人以其中心血類未離洗濯而出之聰明猶是也耳目猶是也其可以利誘可以威劫可以名動可以義死可以恥去可以悶止則猶然中人耳且不獨中人即使聖人者其道業未就功庸未立旅進旅退若悶若恥亦猶然中人耳聖人者常爲天地守此中人相其

陰陽以濬聖智詩曰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言皆中人也其蓄其翳其灌其樹其櫟其槩其柘言中人之皆可材也天地而無中才魚鼈必有窮於淵草木必有窮於山聖人而棄中才則必有不中才者起而據其勝故才者一決而明運者眾畜而成也嚴醞無火畜極而噓煙油素無光積多而吐燄決澗轉石決溜破山聖人之用才貴眾畜而獨決之不畜不決雖以胼胝之務襁褓之役庭問數十聖人九載而不決畜而決之雖要離順風而戮慶忌女孺下牀而扼猛獸夫要離豈假足於奔馬女孺豈資力於下莊哉恃源而往威神爲之解甲賢知爲之離立故天下皆無殊才也以甘傅之學不能引干羽以化鬼方甫仲之賢不能申雲漢以終千畝丙魏之識不能去宏石以正中書長源敬輿俛首弭耳其自視豈敢遽爲興才哉天地之

生一興才難於聖人之生二允子其去一凶人難於中人之去
一頑子弟聖人之於天地不恃其嘗生才人而恃其嘗養中子
故猶是中也心知其中人而猶敬之非敬人也敬其所命是
人者今日皆中人無足敬者則亦曰皆中人無足應者鼓車之
頓而慕千里此千里者安往乎千里之慕而頓鼓車此鼓車者
亦安往乎禹過五耦而式之非爲多賢也仲尼見童子而下之
非爲先達也炎皇見泰乙而問之非爲高年也必謂中金不可
行中幣不可流則安得赤刀球圖終日而陳之哉人亦有言豐
王者帝豐臣者霸豐主亦不必帝豐臣亦不必霸教王者注上
教臣者注下教主亦不必上教臣亦不必下唯視其廷以爲多
人則是多人矣視其廷以爲無人者則是無人矣黃陵之坂武
王繫其韉武韉非武韓武韉非舊誤幟武韓非博夜之闕蘧瓊鏘其祐且以爲是中

而取之又以爲是中人而易之則是登魚而責文犧棲燕而求
鵬羽也故曰天下無上哲哲主在上天下不失哲自續靈達迺
而下園綺留鄴而上共一哲天下無至仁仁主在上天下不失
仁自舒戴樊張而下魏丙潞温而上共一仁天下無神武武主
在上天下不失武自望爽方程而下絳灌寇賈而上共一武度
其上下臣主之故亦猶象尸之於孫祖孿子之於弟兄形神胥
嚮時復相近耳且以秦皇之戾漢武之慾武嬰之曠宣仁之柔
一意慕才而天下赴之若言馬之畏其正應雞之忘其牝況於
乘時集昌翔惠風而縱逸壑者乎故曰家無恆兆敦書者興國
無恆運憐才者勝有道之君欲用人必使人自舉長欲程言必
使言自課効人自舉長故有共集之長言自課効故無不試之
効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神禹合二十五人之力力於

彭祖夫合二十五人以疑一字之朋分二十五人以一瓢之勢卽禹彭之膽智亦何所發揮之有故才運者天人所相報也天子以才與人人以運報天子喜起報於下則昌明報於上方漢盛時賈誼仲舒不過詞人耳而天子爲之量材宮中爲之授命至使古今嗟歎以爲絕倫卽如先臣解岳李楊蹇夏于梁諸公無當軒之色笑湛露之燕譽汝濯激昂亦豈能聲施至今哉繇斯而觀先教後舉不必得先舉後教不必失先察後用不必當先用後察不必爽久任不必成屢遷不必病循資不必靜破格不必競但使人自舉長言自課効因今之法參古之意鼓之舞之加慎焉而三才之原備致矣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之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言慎之至也慎者天地所考聖人聖人所還自考於天地也

救世第二

問任一世者非救必濟救者省曉之事濟者大人之務也引瀾搏火道曰救具舟反風道曰濟救有一人之濟濟非一人之救子產曰吾以爲救也仲尼曰濟乃以和救之與濟其義固一歟烹鮮調瑟道固兩適歟仲尼曰古之知本者能省刑今之知末者不失罪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然則猛固非爲德者設歟記曰夷吾文繡雖醜登廟子產練素雖美不尊世之所尊固子產之所謂次者歟抑夷吾之醜非乘輿而濟者歟漢宣帝尙吏治痛惡欺謾而張杜于陳嘗黜名法持之以平明帝好摘發時爲下切而第五倫鍾離意之徒嘗故爲敦大濟之以寬夫古之聖王明臣皆自相救濟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詩曰式遏寇虐懼不畏明仲尼論之詳矣而談者又謂

仲尼管仲道皆尚嚴豈管仲得太公之意仲尼本商家之憲歟
太祖嘗諭廷臣云梁肉不可當藥石猶藥石不可當梁肉而其
時法嘗過嚴豈世輕世重有不獲已歟仲尼曰察歸於義管仲
曰不至仁不可託國柄仁義之說人久不談而和嚴之論歲積
充棟要取其濟世者而談之勿襲也

利莫大於無胥喜莫大於勿藥聖人不治有胥之疾不進無妄
之藥故瞑眩之方可攻已不可以攻人腊毒之嘗進於身不可
進於親爲救濟之說不揆於道而果於立法急於變俗則亦立
見其斃而已何也天下者神明所治法俗循環不知其端撓波
漸魚蓋于百年而立變者曰朝夕不治必不可治則將取天地
標本而倒之故謂曰暮途危箱勒鞅朝廷命須臾附子烏頭此
至狂惑不可不察也三代上下其盛也皆因其舊禮通其舊俗

劑以新德稍稍引導之其衰也迺思爲一切震驚其師夫百世
之天下日月水火則固如此也日德而月刑水惠而火威剛柔
相資以游於天今欲爲救濟之說以立變其効則必取脩德脩
刑寡犯多死之說而稱之夫日月之刑德則固不相勝也火以
束葦灰鄧林水以倍尺嬉嬰孩獵者多燔漁者多游焚林無餘
材蕩水有遺舟安在火鮮犯而水多死乎且天地之道生者漸
也害者積也道莫大於仁漸而化之爲禮漸而裁之爲義義生
而有霜雪禮生而有寒暑霜雪寒暑散於水火錯以爲治故水
火霜雪四者天地所教人之具非殺人之器也且是四者非天
地之得已也積濕生潦積淖不走以溲萬物積燥生爆積爆不
下以燎萬物去日近則氣盈氣盈必僨迫以爲雷霆去日遠則
氣縮氣縮必結迫以爲霜雪使天地得已而爲之則天地已病

矣夫天地而無萬物天地固無所著命也宇宙之大日道分中
表晷南北不過七千里南面視晷在於日陰陰退一尺則萬物
皆生陰進一尺則萬物皆死天地不忍進一尺之晷以死萬物
之命故晷南寸盡則抑而反北晷北尺盡則抑而還南明天地
之爲物命而抑其身影也天地所爲物命而抑其身影者以爲
是尺寸之晷皆有所受之受之而不敢過故守之爲禮義而安
之爲道天地者與萬物守道也道懸上而照下背陰而照陽陽
贏而陰絀故中和者日月所不能持也進退者聖賢所有事也
就陽而去陰脩本而絀末古今之通致也刑德之間相去一分
已寒則海水結已熱則金石鑠天地者務過之是舍而甚之是
去今日德必歸刑德乃生歲必歸寒歲乃成斧鉞不陳則玉帛
不行五帝之治天下安所得五天下而刈之且自荆揚以南夏

晷不陰草木伐生樹無沐枝編戶之民有老不見霜雪者矣豈
必謂嚴威不降則歲功不序蟄蟲不閉則貞元不復哉治天下
者天以別其制地以別其性人以別其事管夷吾曰以鄉爲國
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夫猶是鄉國天下耳
而緩急異候大小異器舉益盜者絀兩指而已舉大木者前邪
後許終日而不十里不有道以運之則盛色厲氣百步而頓矣
故嚴家格虜瘞疽礦石此甚切喻然以治百里非貫天下之譬
也黃霸之治盛於潁川而衰於爲三公荆舒之治名於鄆縣而
絀於在中書李君之令行於秦川而敗於齊魯天下之大固不
可以兩指絀而益盜舉也灸炳至於北方毒藥來於西極砭石
生於海國九鍼出於炎土聖人之治人皆因而治之以爲人治
之未足故又參之天地以別其剛柔辨其差等差等旣別禮義

乃出狂狴近禮人不就而學禮劍客衛身人不就而葆身楯麋而射大夫歌狸而射諸侯豈信以迷惑不來者之的如此哉以爲是服異類而制奔走之道也猛獸生而作弓矢弓矢作而及妖鳥妖鳥作而及日月服乘生而作鞭楚鞭楚作而及怒草怒草作而及社土其流而被者逾繁其引而上者逾細故聖人之用天道不敢不謹也文武之張弛高下之抑舉猶潮汐自升降望舒自圓缺莫知誰使要有其定數故撓民而民不離動民而民不貳仲尼曰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子產曰聞之爲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夫使日月改度以濟寒暑天地改度以濟南北則水火霜雪相救不暇亦何濟之有聖人之救天下救其過不救其未過其濟天下濟未過不濟其已過冬隕霜不殺草則是霜過也隕霜不殺菽則是非霜過也春無冰則是春

過也冬有蜃則是非冬過也與其殺草而并菽則毋宜以菽而宥艸乎與其後春而冰死則無宜先冬而蜃生乎癸酉大雨震電則是電已過也庚辰大雨雪則是雪未過也正月不雨則是雨未過也至於七月不雨則是雨已過也與其先庚而後癸則無如先癸而後庚乎與其先正而後七則毋如先七而後正乎外體之治不殫鍼石內體之治不過湯液五毒之行不治心疾五刺之行不及大脉聖人之爲救也如救日月正度而伺其本正權而候其末眾人之爲救也如搏水火見熱而投涼見寒而投炎夫日月者救而不相濟水火者濟而不相救之物也救日月者以禮通其意故民皆忘其意而師其禮濟水火者以意通其義故民皆忘其義而得其意水火始交熾然作色仁義不施以通其間不有一窮必有一竭下堂之鼎以熬諸侯熬之不加

威不熬之不加哀雲漢之原以料餘黎料之不加勤不料之不
加遺然且爲之者其意亦以爲救也夫救焚而投之溺救溺而
投之焚庸俞乎故水救火火必不可救水德救刑刑必不可救
德天下所共白也有漢始盛文武之業炳於天下宣帝承之不
動斧鉞呼韓亦可以降谷蠡亦可以來及其再盛世祖之烈炳
於天下顯宗承之不動夏楚烏桓亦可以破哀牢亦可以平而
談者不察以爲嚴核之効優於前人夫呼韓谷蠡豈知有蕭蓋
之窮韓楊之讐烏桓哀牢豈知有執戟支牀司空柱橋梁哉且
天下之風教則未甚墜也士習則未甚壞也寔廉鮮恥奔走勢
利重薰赫輕誅死蠅營狗苟輦轂府舍習見無怪則自古如是
且自輦轂而外未必如是也卽如漢魏所談負販椎埋鳴琴擊
鍾婦德擾婢子梳頭佞兒瓦車常民畫杯唐緋道人胡妲奇

蟲此皆無當於姦宄未足爲禍敗也而一人微辭干夫攢矚若
以爲是天下大計盡在於是者張目以陳之昌言以繩之又以
其波及於大人弄馬傳粉攝髭理鬚皆以爲嘉謀爭聽相仍而
弓矢斧鉞皆倒柄以禦內矣夫四方之禍敗邊庭之寇虐竈輿
之詭隨傍牀之繾綣固非刑威所能至也刑威所能至者假劍
疑簪繫組纂纓鎖樹守檻自爲俊物赤墀之下者耳不則繼負
荷擔奉門戶錢入市者耳兩顧咫尺虎踞攫蹲則目攝而止矣
秦醫之避膏肓越人之遭劫客豈其手力衰而操刺繆哉凡物
之性各有所近秉天者多陽秉地者多陰陽者近德愛雷霆陰
者近刑愛霜雪聖人者合德天地以命陰陽迫而爲雷霆故雷
霆無以漏其刑迫而爲霜雪故霜雪無以殺其德夫使天地而
樂爲霜雪則蜥蜴蛟螭有因而竊元冥之權者矣烏之慕裘非

爲慈也虎之迎車非爲威也屏翳與雲非爲殺也陽侯鼓波非爲繩也刑德分情而神明疑權故曰大刑不至仁不可以爲令大德不至仁不可託國柄董生曰薰與漂其出孰多露與霜其下孰倍夫薰漂霜露固不可論多倍也惠風崇朝息一寸嚴霜終夕折百尺積潦經旬蕩岸谷遺燹一息鍛城郭禮樂之興百年而刑威之殫終日水火銖鎰亦何可以衡舉乎聖人知其不可衡舉故因而化之化者春秋之變也陽木夏至刊而之火陰木冬至刊而之水春秋刊變則萬物皆化矣聖人不患萬物之不化而患春秋之速變周衢之喪羊肆之尸罪不下於萑苻沈猶之屠公慎之閨智不加於卯大夫然而物有異質化有異等聖人皆明別其陽陰示其進退以使之自變而猶且不變則雷霆霜雪交刊而變之矣夫使寬政而樂猛方慢民而耽殘藥則

仲尼之聽獄左問右告敦敦云何爲於司寇之廷乎故天下之弊有殘民而無慢民天下之患有弊主而無弊政和之名和也緩之名緩也兩者天下之治名也兩名者正則天下無病名一扁之非扁也附之非附也兩者天下之疑藥也兩疑者去則天下無疑病炎漢之興承於秦項填城溢坑方肉方俎高祖一切與以簡易歌舞蕩佚猶恐不足以固諸世家大姓之心皇明之興監於前元廢紀墜綱上下無章太祖一切與以嚴肅汝濯掃除猶恐不足以條諸之氣然且以藥石梁肉明示後世恐世之談鍼砭者廢服食步作之務也故聖人者救時也救時者因時也時陰勿砭時寒勿刺月廓勿鍼日中勿灸新勞勿作新虛勿毒夫亦要於有濟而已矣故曰一琴之彈而有風雨一弧之彎而有寒暑高粱多絕絃滿鼓多折弓八尺之表不欲

其窮周書曰時乃大明服維民其敕懋和若有疾維民其畢棄
咎言服民者不若自服之和疾民者不若自咎之瘥也皇遠之
報晉師及河楚嚴王哭其卿尹曰自孤之先祖晉師未有及此
者也哭其大夫曰自孤之先君晉師未有及此者也諸大夫起
而逐晉師收其京觀仲尼善之遂書楚爵以著於天下方漢文
時天下甚多事匈奴數寇邊斗米至百六十錢民亦有笞死者
每下詔書與百姓蠲疾一則曰朕之不德再則曰朕之不德王
通善之遂譜漢詔以嗣於尙書故爲救濟之說而借政刑以厲
威王者是仲尼子產之所共禁不可不察也昔唐憲宗欲摘近
臣以示磨勵李絳痛切以爲不可異曰于頔勸上峻刑上憬然
曰此欲朕失人心耳中國者邊境之心士大夫者中國之心百
姓者天地之心也披枝傷心根葉乃離方書曰見其稷稷見其

烏鳥不見其飛焉知其誰言善鍼砭者觀變通適不爲驚心之
務也

書譜

三

